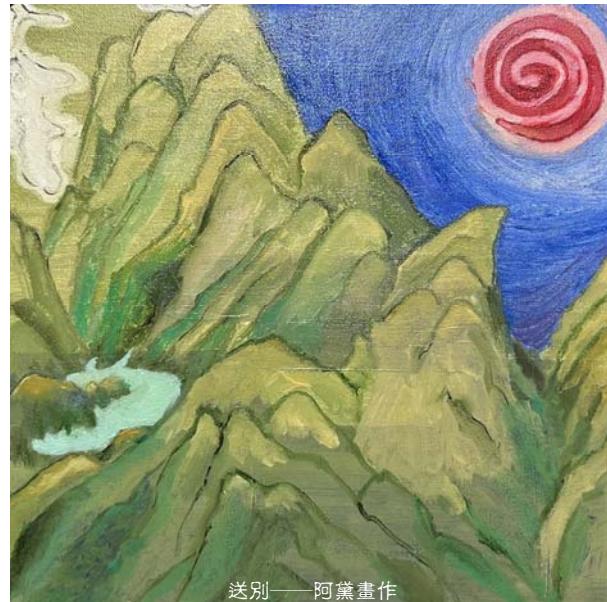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〇二〇年二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ruary 2020



送別——阿黨畫作

- 非常詩（散文詩）專頁
- 斯克林傑詩選
- 阿曼達·戈爾曼：燃燒著的黎明
- 生態詩創作的方式
- 回應為詩正名的一封信

212

目 錄

No.212

目 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非常詩 (散文詩)專頁

- 張 嵩 一個老人的存在主義 3
夢楚原 序曲、讓時間開出花來 3
郭 指 黑暗是鬆軟的 3
秋 原 時間說、月曆 4
方壯霆 大足 4
張新平 南沙魚化石 4
伊 沙 螞蟻上樹 四首 5
喬 成 三個糾纏，一曲探戈 5
和 子 鹿不回頭 鹿回頭 5
杜文輝 下雪了、霧、停下來 6
徐金秋 洗衣溝 6
鄭 靖 水神逃生記 6
陳銘華 泰姬陵、月亮井、心有所住 7

詩創作

- 馮 晏 光移動著手、被聽環繞 7
張 耳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7
魏鵬展 信箱滿溢的信件 8
張 朴 鏡子 8
黃 葉 下班 8
李振羽 劇情 二首 8
鄭 靖 與光重逢 8
李 玥 晨曲 9
Angle XJ 反絕句、冬之旅 9
玉 文 聚 9
林煥彰 終生學習、你看我，我看你 10
雷 默 橋 10
南 北 旅居太平湖 10
嚴 力 門框、後腿與前肢、留言 11
陳唸雲 帶走之前 11
長 簡 雪、風中、陌生 11
李雲楓 語音提示、平安夜 12
歐陽新獻 上層建築、末日 12
吳 濤 小雪日、電話、無題 12
宋 逃 一張照片的證詞 二首 13
樊 莉 老鼠夾子、康橋遺夢 13
潘 莉 新鞋子舊鞋子、理解 13
水 央 愛、心裡很踏實 13
岩 子 今年的聖誕沒有雪 14
啞 當 不過……而已、異域 14
楊于軍 回歸 14
桑 克 試論討厭與不高興的解凍…… 15
左 右 麻醉一種、詩 15

- 甲 申 壞天氣，掃興 15
方 明 明星咖啡館 16
章治萍 悼棋聖聶衛平先生 16
王 力 一幅水墨畫、流雲 16
楊河山 決定 三首 17
第一閑人 落花時節、我只是舉例說明 17
高 歌 向日葵、悼、清空、自嘲 17
遠 方 失憶 18
于 中 水·火 18
輕 鳴 追風者、深黑之夜 18
洛 木 清宮 18
仲 秋 金屬的聯想 19
應 風 雁 離鬱的翻車魚 19
達 文 晚詞 20
邊 原 查理檢查站 20
阿 黛 紅豆 20
王性初 宰魚一幕、打卡摩天輪 21
李 菲 隔洋觀火 21
老 賀 我身體裡每天都有一隻鳥…… 21
冬 夢 那不是凋零，是樹在痛哭 五首 22
方 青 故鄉，有時也很柔軟 22
馬晨洋 花瓶、悲傷不止我一人 23
馬卓爾 洪水、寧古塔 23
馬駿斐 旗袍秀 23
非 馬 氣象 24
馬鳴遠 鼓魂 24
馬鳴志 愛的郵戳、雪花的舞會 24
北 塔 海明威的船 25
楊宏亮 相遇 25
- 翻譯·評介**
- 馬永波 斯克林傑詩選① 26
張 耳 John Ashbery：更愉快的歷險 27
張彭飛 A. R. 安蒙斯詩兩首 27
段躍初 艾麗莎·誇特詩一首 28
Angel XJ 阿曼達·戈爾曼：燃燒著的黎明 29
星子安娜 凱倫·雷格：以備失去 29
夢楚原 羅迪·拉姆斯登詩兩首 30
無 寒 麥可·西姆斯：木蘭 30
北 塔 吉巴印象 30
霍超群 我們自己的陌生人 32
許慶勝 生態詩創作的方式 34
張 嵩 回應為詩正名的一封信 封底裡
- 詩 訊**
- 封底裡

顧問

- 非 馬 (芝加哥)
葉維廉 (洛杉磯)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張 嵩 (三藩市)
秋 原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港)
謝 動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加)
王 鍵 (北京)
水 央 (羅德島)
阿 黛 (麻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張堃

一個老人的存在主義

——老人院素描

他最後發現，鏡子背後仍有一堵牆，牆內的磚石以近乎不可察覺的頻率緩慢跳動，如同一枚尚未完成歸類的細胞，停留在臨床語言之外。那並不指向病理，也未必指向生命，只顯示一種被延宕的存在狀態。

他將耳朵貼近牆面，聽見的聲響既非儀器所製造的規律，也不是身體器官自發的訊號，而是時間自身的運作——某個鬆動的關節，被強行嵌入通往復健室的長廊，使空間成為時間的附屬物，每一次移動都只是延後的重複。

走廊盡頭沒有門。那裡僅存一盞恆亮的微光，功能不在於照明，而在於指認。它像一個逐漸被遺忘的稱呼，在空曠中反覆確認一個影子的存在。影子坐在輪椅上，而輪椅是一頭啞獸，金屬輪框內側夾著一張破損的路線圖，所有座標均已失去方向，僅剩下無法回溯的痕跡，指向記憶模糊的邊緣。

窗外的光線不斷被壓縮，直到被放入病歷表裡，姓名、年齡、狀況與光，並列於同一平面，等待下一次的醫生查房。此時他才明白，世界並不由對立構成，而是無法辨識的透明狀態——事物始終存在，只是不再呈現意義上的差異。

他繼續坐著。坐姿成為最低限度的存在形式。彷彿整個宇宙正沿著他的血管邊緣逐層剝離，不造成傷害，也不留下痕跡。當夜色降臨以巨大的安寧覆蓋，他最後接到的並非結果，而是一張空白的同意書。那張紙沒有指令，也未陳述理由，只要求一個簽名——用以證明關於自己曾經活過的一點印記。

December 31, 2025 @Tracy, California

■夢楚原

序曲

——致椿子

新州高地公園裡，那間推拿與按摩的鋪子悄然歇業；紐約上州的群山之間，卻多了一位新鄰

一座精緻的小木屋在林中落成，小小的農場才剛翻起第一層土。夜裡，人們常看見篝火亮起——火焰在風中開始試奏

我一直以為，你在人間的這支新曲，才剛剛開始。卻不知道，上天究竟懷著怎樣的美意，偏要在一派秋色之中，在果實低垂、枝頭飽滿的時候，召回你——讓你轉身，進入下一個樂章

是否你的獅子吼震動了天庭？是否你曾幫扶過的凡人已經足夠？

你看你駐足過的池塘裡，那幾隻飛鳥，忽然抬頭，望向岸邊；你看森林深處、你木屋旁，那幾頭梅花鹿，仍在一次次回首——它們在尋找什麼？

我依然不明白，這個美意——為何上天選擇在我們完成一個約定之前，讓你結束這段人間的旋律，而提前——進入另一個序曲

■郭揮

黑暗是鬆軟的

黑暗是鬆軟的，擋得下我疲憊的身子。

黑暗也是包容的，能夠放得下，我已然放下的一切，和我所不能放下的一切。

但黑暗又是堅硬的，硌疼過我許多的夢。

——尤其，夢醒了更疼。

黑暗還是極其狹隘的固執的偏激的霸權主義的，決不允許有誰，包括我——

長眠在光明之中。

讓時間開出花來

讓時間不再只是流逝——把它折彎，懸在樹枝之上

那些被反覆想起的往事，終於承受不住時，在年輪裡裂開

開成花，不只是為了紀念，而是為了讓美好的事物，再爛漫一次；或者，讓傷口暴露在光中

在夢裡，讓它們繼續生長，仍然結出果實，即使尚未成熟，卻也沈重

像枝葉間的青蘋果，積攢著未來的香甜

於是，每一次回想，不只是懷念——而是時間，對心臟的撞擊

■秋原

時間說

月曆

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叫太陽上來後就不下去，因為月亮要出來輪班。它們都要上班、下班，有時候還會請假。這時候，星星啊雨啊雲啊就會來代班，雖然星星時時沒，要來不來要走不走。雨也飄忽不定，總有自己的想法，很難捉摸。至於雲，從來就是那副懶洋洋混著過去的樣子。

你不能叫春天不要走，秋天不要來，樹葉不要掉，花開了不要謝，因為果子要長出來。你不能叫公雞不要啼，貓頭鷹不夜行。你不能叫大海江河的水不要歌唱，風不要跳舞。因為地球就像心臟，不能不動：一秒前的世界跟一秒後的世界都不一樣，雖然大多時候看上去是一樣。就像人，雖然是同一個人可一直都不一樣。小時候是一個樣，長大後學壞又是一個樣。到老了更不像樣。你更不能叫走了的人回來，即使回來了，肯定是又是另一個樣。就像你不能叫 2026 跟 2025 同一個樣，那是不可能的。

新年來了！我正要把新的月曆掛上，把舊的月曆拿下來的一刻，才發覺自己平日除了安排一些事情的時候——像哪一天看醫生，哪一天要做體檢，什麼時候要見誰或者外出等等……才看一下月曆，除此之外，幾乎很少留意月曆上的圖像，便一頁一頁地撕掉。

此刻，彷彿帶著一絲歉意，我看著月曆最後一頁的畫面：一個美女站在雪地上瞧著我，眼神似乎流露著幽怨——我不僅沒有好好看過她，而且還準備要換上另一個花枝招展的新月曆，把她丟棄。

(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歲月真的如此無情。對月曆中的美女我不由得依依不捨，同時也發覺，鬢髮霜雪的我和她其實沒有兩樣，都是同樣的無奈，同樣的被丟棄。

看著月曆中的美女，我輕輕撫摸了她，然後勉強著自己把月曆捲起來，放進環保回收的分類垃圾箱裡，一邊暗自說了聲再見，一邊安慰地想，再怎麼樣月曆最後還能夠被回收再生，成為新的物件。而比較起來，我的歲月卻是一去不返，無法被回收。甚至連我自己，到哪一天最後能不能被回收，也只有天曉得！

加利福尼亞，乙巳，歲杪

■方壯霆

但川人知足常樂的大足，卻是人生必修的一課。趙智鳳的教材，深入淺出

大足

一、
大安山嶺的大足，是神秘野人的別稱。我沒有太大的興趣

釋加莫尼，老子天尊，和孔老二，共坐一洞，共安百姓，何樂而不為

三、

三綱五常，六道輪迴，刻在石頭上，一目了然

而洞洞相連，乘上乘下的寓理，深不可測

2025 年十一月二日

遊重慶大足石刻，刻骨銘心。
趙智鳳是南宋大足僧人，也是大足寶頂山摩崖石刻的總設計師。

■張新平

南沙魚化石

淺灘上，活現一張張滄桑的臉。隨著潮起潮落，它們的周圍都在塌陷。偶爾升一粒氣泡，哀傷的遍體也小心翼翼。隨著一粒粒餌食潛游，遇到的黑暗卻這樣濃？誰曾想到，它的前世是寂寞之火，滾燙起來，燒成有疤痕的來生……從遠古游來了。面向比落日更深的海，它的睫毛抖動著：如此壯闊的驚濤駭浪，怎樣裝進口袋裡？有些身不由己的魚，被染上窸窸窣窣的顏色。它失去了羈絆，會說話，能否認過往？留下的紋路圖騰為詩，被刻在陶罐上。

2025 年寄自湖北孝感

■伊沙

螞蟻上樹

第一次吃這道菜，是大學同學鍾品做的。

大四那年，他和張楚、周曉霖在北大外面的婁斗橋 10 號合租了一大間民房，我們宿舍去那裡聚過餐，鍾品做了螞蟻上樹。

時間過得真快，鍾品已去十年，我想像天堂裡的螞蟻都爬在樹上，在張楚《螞蟻螞蟻》的歌聲裡……

夜惠州

明月高懸於中天。
靜靜照著西湖、東江。
靜靜照著羅浮山、南昆山。
靜靜照著巽寮灣……
照著“半城山色半城湖”。
照著一城百姓的安眠美夢。
蘇學士在此住了兩年八個月，留下 587 篇詩文，將愛妾朝雲的命搭在這裡，供出的此輪明月，是比別處的要圓一些、要亮一些、要暖一些。

旅 程

起飛時湖光海色——惠州；經停時山丘起伏——貴陽；到達時地如棋盤——咸陽。

時 間

聽說在大西北的沙漠中，一場強勁的沙塵暴過後，一輛越野吉普車會被捲成了大麻子的臉。

我想時間暴捲我們的詩，就是這種效果。

那也得把臉腆上去。

2025 年寄自長安

■喬成

三個糾纏，一曲探戈 鹿不回頭 鹿回頭

貴夫人正在發表她的見解，這是她的沙龍，她的主場。她舉止高雅，聲音曼妙，言談清新且別具巧思，然而男爵並不領情。

他沉吟道：“嗯，我有些想法，該怎麼說呢？這裡似乎存在三個邏輯上的疑點，三個糾纏之處。”

貴夫人心想：那真令人遺憾，一個結已難解，何況三個？

音樂響起，燭光搖曳，在眾人注目下，她起身走向男爵，邀他共舞一曲探戈。

她追隨男爵華麗的快步，跌宕起伏間游刃有餘。

就在樂聲攀至高潮之際，她驀然轉身，反客為主，如刀鋒般將鞋尖探入男爵雙腳之間。

驚惶之餘，男爵毫無反抗的餘地。

她把他擁入懷抱，然後釋放出去；讓他跌落裙襬，又瞬間提拔起來；更將他摔出去，再把他迎接回來。她低聲細語：“我能溫柔，也能強勢；既可為友，更可為敵。”她身體輕貼著男爵，桃紅的唇咬著他赤紅的耳根：“我親愛的男爵，你瞭解我嗎？”

只見滿堂燭光變成點點金星，男爵眼前天旋地轉，唯有貴夫人穩穩托住了他。

他站定了，沈默且沈重，猶如一件剛從深海沉船中打撈起來的希臘神像。

貴夫人淺淺欠身，面帶微笑，如一隻翩然的花蝴蝶，輕盈轉身，隱入未盡的夜曲裡。

■和子

在懸崖邊上，鹿回眸一望，眼裡蓄滿欲出的淚水；是前無去路的絕望？是留戀生命的哀求？哀怨的絕美。

射鹿者驚呆了，拉滿弓的手臂凝固在空中；他沒想到，他決意要射殺的獵物，竟是能觸動他心魂的獵者。

“別怕，美麗的小可憐。過來，來我身邊……從此，你再也不用擔心弓箭；我的胸膛，就是你的護盾。”

小鹿的臉緣攔不住湧出的淚水：獵者對獵物動“慈念”，他還稱得上是好獵手？獵物歸順於它的獵殺者，它還會有生命的尊嚴？

那是一串悲哀的淚；淚裡閃著憐憫的光：可憐的人類啊，你們永遠讀不懂，這淚裡，含著千萬年，無數頭被獵殺生命的無奈與倔強……

臨崖縱身的一跳，被逼至絕地的生命絕唱；回頭藐視的一瞥，是絕不回頭的斷然宣告。

鹿不回頭，鹿回頭；人的美願在天涯兌現……

（鹿回頭，位於海南三亞的石雕，高達十二米。那裡有個神話傳說，回頭的梅花鹿變成美麗少女，和年輕獵人相愛了。）

■杜文輝

下雪了

鴨在冰茬上練習冬泳，身上一道黑一道白，是陰陽的顏色。鴨把血、水和冰攬熱，把河道攬熱，把周天攬彤紅。

河心蘆葦邊，古代的仕子在垂釣，船上是《東海漁歌》《平沙落雁》《漁樵互答》。雪落在水裡化了，落在他的蓑衣上沒有化。

河堤上一個人在走，只有一個人，唱著“河東城困住了趙王太祖……”雪花給他披上王袍。

霧

霧召喚我，我走進霧裡，霧好像又不存在。

我朝著霧喊：啊——，霧也喊：啊——。

我喊霧：你在哪裡：霧也喊我：你在哪裡？

我喊霧：你什麼時候回到洞裡？霧說：你什麼時候回到洞裡？

我放棄了霧，霧也放棄了我。

停下來

路邊樹下有一張木椅，現在是空的，昨天被一場雨洗淨，今天被太陽曬熱。

我脫掉鞋子，曬旅程、腳氣和紅腫，曬膝蓋的寒濕、痠痛和勞損。沒有蚊子、蒼蠅、螞蟻、夾夾蟲，樹上也沒有什麼鳥掉下不明真相的糞。我躺下來，模仿水。

風暴，好像是風暴，未知，從天邊湧起，與我還有一段距離。

2025年寄自甘肅

■徐金秋

洗衣溝

一條溝水拓開了女人的思想。包容了女人的喜怒哀樂。

她想為誰停留些什麼？

日積月累。溝水越來越深，越來越寬闊。漸漸地也學會了忍受生活的揉搓、捶打、擺弄。

平滑如玉，就這樣被生活反覆掀起放下，扭捏得皺折層層。

自駐扎下來安居樂業，心靜如湖，像極了女人的命運。雖然也在細細的品味一些流水經年。畢竟不比當年走得瀟灑、自如、流暢。讓風緊追著跑。

這樣也好。沉靜下來，蓄足精力，可以使生命變得更飽滿一些。

青青的早晨。天剛露魚肚白。女人們又開始活躍了起來。

她們邊洗邊聊。洗去昨日的灰塵、汗水和一些不願提起的傷心事。

讓笑聲、捶打聲隨著一圈一圈的漣漪溢出溝外。流向遠方。

一個個乾淨的黎明。就這樣被女人纖纖素手撈起，帶回家。

男人們又開始了一天的辛勞。日子被女人搓洗、晾曬得乾淨、透亮、溫暖。

女人是水，水是女人。

2025年寄自湖北

■鄭靖

水神逃生記

火蛇橫行。我潛伏地下。體內的暗河蜿蜒靜流，它游動時鱗片擦過金屬骨隙的輕響，子夜的檯燈聽得真切。

堤岸崩裂，暗河暴露在日光之下——水流裡旋著未成形的符文，礁石間沉著未發表的星圖。追捕者循聲而來，亮起火把高溫審查。

往嶙峋處逃亡。

岩縫間鑿開的小徑，滿佈渾身尖刺的荊棘。骨髓漲潮，淤塞關節處的星屑讓我舉步維艱。路遇貴客，躬身奉茶的剎那，風吹落葉竟在脚下拼出卦象：坎為水，險難在前。貴客蒸發，茶碗呆立空氣中。我摸摸鼻子，走得真乾脆啊，連指紋都沒留下。

路轉溪頭，步入智能家居歇一歇腳。聲控燈隨處歎息明滅，恒溫浴缸浮起水做的白蓮，送上母親一般的擁抱，輕柔地粘合裂開的骨骼，溫暖一路奔逃的暗河。從水中拈出一朵火蓮。

急往高處，火蓮震開霜兵雪將的胡攔：將雪吹上梨樹枝頭作花，將霜捏成細白棉花作雲。再生一把火，造一個人間艷陽天。

不玩了。喘著大氣登頂。轉頭，哦，我的影子隨從還在呢。伸頭一望，慢悠悠的紅衣鎧甲軍已抵達山腰，左一群，右一撮，沒有指揮，不見頭領。

真麻煩啊——這是要正面硬鋼了麼？

長河直衝霄漢，呼嘯著化作銀河新辟的支流。最危險的深淵，正是絕佳的起跳臺。

2025.6.21 早晨記夢，澳門

■陳銘華

泰姬陵

集萬千大理石寵愛於一身，行過直捷了當光采風流的甬道，昨日山頭那些紅砂岩宮殿、巨大觀眾廳及曲折花園便不足一談，除了莫臥兒王朝搜刮來又被殖民者搜刮去的燦爛金頂

朝霞與暮雲相對，無端端以愛的名義長存

2024年10月7日 Taj Mahal

月亮井

赤著腳披著面紗頂著陶甕走下一級又一級一道又一道階梯的女奴何時方能一道又一道一級又一級贖得水月中的靈魂走回去

2024年10月8日印度 Chand Boari

心有所住

河馬糞不讓大象專橫，虎腳印像化石，一頭熊不合時宜虎視眈眈，茅草比吉普車高，路在輪下輾開，猴叫淒厲從一棵樹躍到另一棵樹，風和鳥和鹿跟著八百里加急逃……嚮導說猴責傳訊，前面可能有虎

天生萬物，人應該出現在哪一個時段呢？日暮車燈亂飛蟲，撞得眼鏡一片模糊……無復我相

2024年10月14

尼泊爾 Chitwan Jungle Safari

●非常詩專頁

■馮晏

光移動著手

北緯43.8度左右位置的午後
地球的慵懶之光
在一個窗口內移動雙手
給停擺的小黃鐘換兩節5號電池
退潮在別處正一秒一秒接近
還有出生時間，體內午後兩點
剛剛報時。另一束光
落在甲流之後我手背凸起的
三根掌骨上，猶如哀悼
類似於溝壑落在我拍下的陰山山脈
給葉子低垂的發財樹澆水
生活又重新愛上這棵樹齡散發出的
30年老氣。在光中解開衣扣
一顆，兩顆，給神官能症經松松綁
給一瓶威士忌調換擺放位置
浴室一瓶呂牌洗發精倒了
我從彈簧頸扶起它，發現已空
熏香蠟燭在一個土耳其彩色
玻璃瓶內等火種，先不點燃它吧
留住完整性。把最喜歡的風景油畫
掛進洗手間實現每天必看
把讀一半的《米沃什詩選》置於高處
留住未讀部分獻給下一段旅途

被聽環繞

空間傳來翻紙殼聲，還是喜鵲
還是灰黑混合的種類
枯葉劃過玻璃，還是落花順應西風
氣流砰一聲，雪花帶來天外
手機跳出《一生何求》，開始播放
是數據重啟而非雪中幻聽
共鳴又偷襲了聽懂隱喻的松果體
我正敲擊鍵盤，急匆匆寫作
擔心詞中的刺被收回。還是恐懼
把雀音集中倒出來壓壓驚

■張耳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冷嗎生活？這柱香描藍再
滿台花開香也香不過
的山西梆子不要命的妹

我有心採一朵戴
高清分辨貞節細蕊
又怕守花人罵
好一朵茉莉好一

衝鋒號響嘀嘀嗒嗒
茉莉花開雪也白不過她
基地間柔軟砸酥沒見過海內
我心採一朵突突突圍

自由真諦：海跳起子彈婉轉
又怕美人挑釁口音清脆
笑也媚花也美

不冷不熱比也比不過
妹舌尖刀尖武二郎哨棒齊下
無心播種有心鋸錘

連皮吃也好不連皮也罷

不怕她來年不發芽

耳朵伸進林區，“遠方”一詞是器官呼救
聽懂而不說，我與書房那只
變老的貓“沙粒”區別漸漸縮小
長椅的空鐵讓一條小路冰冷
冬季還未過去，空缺是壓下咳嗽聲
當我經過你小區的東門外
夜伸出一只手去關燈時夢便張開

2025年寄自哈爾濱

■魏鵬展

信箱滿溢的信件

走過老街
褪色了的武館招牌
仍然掛著
你知道已經人去樓空
迎面走來一個女孩
衣著邋遢
你沒有接收
一張滿是褶皺的傳單
走上樓梯
你瞥見信箱滿溢的信件
走進了書店
你在封塵的書架拿了書
結了帳
閒聊間
你看到老板的手在抖
走下樓梯
你再次凝視
信箱滿溢的信件

■張朴

鏡 子

那天，我發現了一面鏡
像湖水望著天空
不斷倒影審判與寬恕
它裡面的風暴正不可理喻
在守護堵住的所有光柱
我驚訝那段海的回應
然後恍惚那個車廂
我們像一張對摺的手工藝
剪成了仲夏夜裡的街道
在時間裡一直自由的紙鳶
飛過這鏡面，兩個簽字
像相視而對的兩行鬢邊
重疊成一個樹林的眾多小路
已分不清誰在誰哪邊

■黃葉

下 班

週五下班車潮塞起一大把歸心箭，
在一陣嘈雜中找尋標靶軌跡。
思緒在毫無進展的車流中播送本週記事
99秒紅燈何時倒數，是個世紀謎題。
人的一生要花多少時間等紅燈？
猶豫著數學與哲學間油門已跟著綠燈轉動
車潮用一長串的龜速禁錮心急的身軀，
車子在銅牆鐵壁間尋找一絲空隙鑽入，
困獸之鬥般掙扎無效，
思緒妄想飛翔流浪往未知方向。
下個路口
轉
彎
引擎終於熄火。
卸下裝滿沈重的安全帽在門前鬆懈，
人生還有幾個紅燈已不重要，
熱水澡與沙發上的一頓安享，
佔據我的身心靈。

發燙的排氣管還在清除積碳，
夜風柔聲低語，
緩緩降溫。

■李振羽

劇 情

縣劇院落成
三年了沒有演出
昨天開始在此
召開第十七屆人代會

趕赴一場詩會的路上所見

一輛獻血車停在馬路邊
空無一人
只有貝多芬《命運交響曲》
循環播放

■鄭靖

與 光 重逢

早晨七點
茫茫石板路 你
從青松淺裁的霧中走來
毛領夾克 烏眉鶴髮
是小寒天上海下了雪
是兩千年的粉筆灰落
我們並肩緊挨著坐
快門尚未按下，石階已向山上
教室延展：
我看見自己伏在青面獠牙的語文試卷上
時斷時續寫著一段離一點題的史前明月
光
你紅筆徘徊——

金剛經浮動晚霞 松煙
從窗隙昇華成三千詩雲
游向星群 爭先訴說
所有未說的

告別

光

囚禁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ICU 病房白色波浪間
夢，比人的壽命悠長
比石級險陡
比泥土醇厚
比夏花芬芳
比青磚山的夜更靜
更涼

墜落
天邊最後一點星

光

翻開課本，我們一起
你預習歸來，我預習重逢
攤開手掌
讓光鋪滿
最遼闊漫長的遺忘
2025.1.6 丑時記晨間半夢，澳門

■李玥

晨 曲

陽光，柔暖地漫過
清晨的薄霧，和婆娑的樹影
寬敞明亮的玻璃迴廊，被淋灑進早春
一片溫馨的甘霖

通往二樓的樓梯旁，一架自動鋼琴
在低聲彈奏著格里格的晨曲
此時，長廊盡頭的燈箱
忽然亮起，輕輕推開了小咖啡店
又一杯濃郁、醇香的晨曦

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相互依偎著，在輪椅邊低頭打盹
蒼白瘦削的中年男士還在閱讀一本新書
排椅的另一端，一位戴頭巾帽的年輕母親
輕搖著嬰兒推車內酣睡的孩童

時間尚早，室內靜悄悄的
只有幾位著淡藍色套裝的女士
在緊張地忙碌
清脆的鍵盤敲擊聲，仿若白皙修長的手指
在黑色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工作台前，翠碧色的瓷瓶中
一小束黃花，在靜謐的晨光裡開得正艷

這裡，是斯布利醫院
腫瘤科的候診大廳
花瓶上，一條紫紅色絲帶打成環形的結
四個金色的字母——HOPE
就像是綠野上空升起的
一束陽光
也像是一顆火紅的心，在和煦的晨曲聲中重新
抱擁起希望

2025年寄自馬里蘭

■Angle XJ

反絕句

1.
有思念要置放有敘述要延遲是的
有情緒要傾吐。防曬帽檐為什麼

在黑夜跳出一整套象形文字
一種恍惚對應無數種生理時差

2.
太陽升起的時候，他蒙著我們的眼睛牽你的手走進迷宮摸那隻象

像那隻貓永恆地
同時活著和死亡

冬之旅

——致椿子

那頭麋鹿轉頭 正望向你
篝火叢映出你站椿的身影

從初秋到暖冬僅僅
隔著一個財務季度，
你在群裡（經年累月的）留言
林間建屋、河東獅吼練氣聲
一切尚在只有你不在 如果你
還活著多好，每到冬季
你總會倡議去你和 Maggie 的農場
狩獵或小聚 我們認識你的時候
你還是

單親爸爸；
站椿達人
每問必答群總管

你的詩也正如你的日常
建議我們不以物喜更不必
自怨傷悲，你說即使有生之年
平庸無為，依然要享受每日福頌

■玉文

聚

路過深秋
短暫停留相約
相遇方覺千杯少
傍晚白開水
透明杯中燈影
圍檯木窗內天南地北
無關風風雨雨
窗外

風還在海上

*
多少回相聚
多少杯黑咖啡
濃香苦澀
有說
咖啡也醉人
少喝點吧
清醒也好
醉倒也罷
紅塵滾滾
南柯一夢
而已

2025年寄自澳門

感恩每個日落月升
如果你還活著多好
這個冬日旅行前
從懷念你開始，再次點開你
朋友圈
最後的瞬間 那頭麋鹿轉頭
正望向你……

2025年寄自英國

■林煥彰

終生學習

天生，我這輩子都要當學生
念社會小學，不用考試
是最幸福的！

每天，我都很開心
揹著一個舊書包去上學……

你看我，我看你

在路邊，你走過的
我走過的；
我看你，你看我
我是一棵
小樹，也不只是
一棵小樹；
我有信心，我會繼續
長高長大……

每個人，都會有
一雙眼睛，明亮的
眼睛，看著整個世界；
當然，我知道
我不可能看到
整個世界，可我一定要
時時都要
睜開眼睛，注意看
看我所能看的
任何人，任何事
以及我所能看到的
所有的事和物……

天下事，不是天下人
所擁有的
用心看，仔細看
它就有可能是我的；
我希望，我所看到的
都能夠

■雷默

橋

如果沒有橋
我們造船
如果沒有船
我們坐竹筏
如果沒有竹筏
達摩祖師一葦渡江

但時間的河流總在向前
一座又一座橋
架設其上
我們，卻難以到達對岸

2025.12.4 南京

成為我的；不是我自私，
是我要用心看……

我喜歡，用心看
這都是我自己想的；
想，想什麼
那就是我的權利；
想多少，算多少
我都會很珍惜，
讓它成為我的養份，我需要
努力繼續成長；
日日成長，長成一棵大樹
長成一棵，
千年紅檜，在我出生的地方
那就是，我的
我真心喜愛的
蘭陽，有蘭花
有太陽的
故鄉……

2026.01.06 寄自台北

■南北

旅居太平湖

月夜

湖邊上
一隻公雞在午夜醒來
大叫失聲

推窗，遠山就成了
王維的一幅水墨圖
幾顆星掛在山邊

水杉紅了

青山青著
山坡上的竹子也青著
而水杉紅了

一片一片的
彷彿初戀
彷彿前世的一聲呼喚

壇經

我坐在陽光下喝茶
我坐在青山下喝茶
沒有風

沒有風的時候什麼在動
慧能無語
平湖如鏡

在這裡

在這裡
出門可以不裝鈔票
有一雙鞋子就夠了

也就不用感恩什麼
而愛如果不能及時
她便老在了青山之後

■嚴力

門 框

人造的風暴
充滿了席卷情感的力量
你在整個世紀的翻滾
串通了每個時期的經歷
同一個社會空間
必須服從四個角落的互相限制
無論你被中心的權力
擠壓出什麼樣的形狀
鏡子裡看到還是你自己
別以為未來會有多少改變
人不可能大於
門框的尺寸

後腿與前肢

不管是二十還是兩千尺
都是距離
即便是正反面
也要以翻轉的磨煉
去發現人與動物的距離

儘管與時間奔跑在同一條路上
至於能不能與人押韻
還要用你的後腿
繼續尋找能夠離地的前肢

留 言

2025年9月的一天
我剝開一個美國產的橘子
裡面竟然是中文留言的紙條：
“哈哈，我把自己吃了”

它有牙齒嗎

■陳唸雲

帶走之前

被警察帶走之前
那幾天
大氣層下雨了
一直一直的外星人

跨星際的執法
緊急地
我想聯絡 母星
害怕監禁 無法
出街 睡覺

居留簽證的外星人
遙距相望星際
嚮往 那一抹
簡單的光環
亂石飛了
而我們
飛 不過的距離

巴斯光年的童年
被警察帶走之前
我曾短暫地到達
記憶裏那座
是否真的存在的
星球

腸胃在哪裡
紙和筆從何而來
這顯然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
也顯然
我再吃各國橘子時
會想像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
各種留言

■長篙

雪

雪，一定會融化
就好像
雪，一定會下

風 中

不管 風從哪裡來
要到哪裡去
都將立於風中

用一顆勇敢的心
承載一切

雖然一身塵土
卻兩袖清風

陌 生

醒來，日子難熬
睡去，時間消失
這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

世界分別一個個個體
彼此不認識誰
又彼此看到誰

也不知道
小草來到世界的目的
石頭的意義在哪裡

那麼雨呢
雲呢

2025.9 寄自湖南

February 2026

■李雲楓

語音提示

前方三十米有冰雹，請繞行
 左邊十字路口有一場大火
 七棵楊樹被同時點燃，請你小心頭髮
 受驚的麻雀會在那裡築巢
 午餐時不要喝水，要多吃穀類
 不要注視魚的眼睛
 下午不要走在陰影中，有些人會在那裡聚集
 請不要驚擾他們，一場陰謀正在誕生
 一座城市，將會被骰子確定存亡
 起風時你要立即回家
 你要加快腳步，並且不要和路人說話
 也不要為一隻白兔停留
 你要在太陽落山前推開房門
 但不要回頭

平安夜

平安夜適宜傾聽，你坐在院子中
 雪落在腳邊
 寂靜溫柔的籠罩著你
 十分鐘後你就可以聽到一束光的聲音
 悅耳的，帶有金屬質感的舒緩旋律
 自寂靜深處向你走近

平安夜你要跪下來祈禱
 為那些從未謀面的人
 為一場正在向路西法獻祭的戰爭
 躲在皇宮的人，用水晶酒杯盛滿鮮血
 他們揮舞雙手，發出陰森的嚎叫
 在一千公里外，一顆炮彈
 落上貧瘠的餐桌

平安夜你要仔細的咀嚼食物，麵包
 在胃中重新凝聚成麥粒
 你能聞到泥土的味道，在春天到來前
 曠野被雪水滋潤
 你要把一杯果酒遞給陌生的行人
 他會微笑著向你致謝，並且將一句溫暖的預言
 放入你的手中

■歐陽新獻

上層建築

偶爾
 風會貼在耳朵邊，私語
 風說，有些時候
 我會升的很快，也升的很高
 我不僅可以給你春天般的溫暖
 也可以給你冬天般的冷酷

你可以創造世界
 我卻可以摧毀世界

末 日

只是一隻鳥
 不知哪一秒開始，末日
 就會匆匆忙忙撞進眼簾

也只能是一隻鳥
 不知從何時起，末日
 就會沉默的像塊石頭堵在喉間

不過是一隻鳥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不知夢裡客是誰，心版已凍成冰原

一直是一隻鳥
 歇斯底里的呼喊，被當作民謡傳唱
 憤怒與詛咒，被譜成歡快樂章
 連末日與死亡，都成了合唱的詩篇

總歸是一隻鳥
 末日的孤獨，只能仰望蒼天
 無力，再愛這片原野和山林
 陰影漫過眉骨，陽光落盡山巒

■吳濤

小雪日

下與不下都無所謂
 小雪日
 總有雪花在眼前飄
 哪怕天上正出著太陽

電 話

一個人離開很久了
 但他的電話還在
 捨不得刪除
 就像他一直在
 他的電話
 隨時會來
 也經常翻看電話簿
 翻到他便看許久
 就像看看他
 這麼久不見
 到底幹啥去了
 胖了還是
 瘦了

無 題

好好的天氣
 突然變冷
 就像寒冬突降
 就像有什麼大事發生
 事實是肯定有大事發生
 每有大事發生
 天氣總會變
 我把天氣
 當成一個人了
 把天氣的變化
 當成一個人的情緒了
 或者說
 把天氣常常當做了
 天象

2025年11月寄自山西

■宋逖

一張照片的證詞

——給鄧惠和 Dilnigar Muhammat

彷彿回到故國的歌聲裡
真像再次見到妳和妳
彷彿鮮花在勸慰著我和妳
真像琴聲中的夢讓我重見妳和妳
2025年已經過去了，現在是1959年的妳和妳！

在這樣的世界

我們是否會關掉一場雪
關掉一棵樹向另一棵樹傳遞的光
如果我們還沒有用完那些令溪流減速的夢的話
這一切都是可能的：妳不必偽裝成漁夫和士兵就能
接近我
一行詩也不必偽裝成是專門為了哀悼妳而寫成的那樣
妳也不必唸出我的名字；為了夜間超市的看守員
可以唸這封信
這封信不是寫給妳的但是
所有我記起來的名字都是死者的名字
在這樣的世界裡我們嘗試生活；
嘗試重新開始令妳不會那麼悲傷，當我還沒有想起
妳是如何帶著
那些被唸出名字的姑娘們一起離開我們的！

2025年12月28日北京

■樊莉

老鼠夾子

英國人
不苟言笑
卻擅長舞台戲劇
一部阿加莎懸疑故事
已在倫敦西區
演繹七十年有餘

康橋遺夢

撐一只小木船
悠悠而至的詩人
與牛頓之後裔
在蘋果樹下
共享下午茶
並帶走
一片白雲

■潘莉

新鞋子舊鞋子

爆竹聲聲響
小時候總急急換上
新衣服
新鞋子，走進新年
新鞋子踩過
彷彿路面也變得嶄新發亮

如今家裡堆著許多新鞋
可我仍穿著這雙
舊鞋子，走進新年
舊鞋子合腳
我捨不得扔棄
我習慣於穿著舊鞋走熟悉的路

爆竹聲聲響
年復一年。不知自何年
我偏愛舊鞋勝過新鞋

理 解

你惱怒的目光
溜進草叢
我還是看見
最後一節游動的尾巴
你垂下柔軟的眼簾
一條河
橫在我倆之間
怨恨在慢慢污染清澈的河水
我要游過去
親吻眼簾裡委屈的淚

■水央

愛

他們說我是孝女
子女都沒照顧
買了單程票
大老遠飛回國
幾乎天天跑醫院
其實
真的無關禮教
只是出自本能

比任何時候更懂得
我們
就是一個整體
好比根吸收不好
植物就營養不良

我只是在苦心竭力
救我自己

心裡很踏實

一夜雨後
墓碑被衝洗得
很干淨
鮮花上
爺爺奶奶的慈愛笑容
在陽光裡閃耀
十年了
還一次清明節
來這裡
看望二老

東西半球
故鄉不遠
天上人間
其實
也不遠

4/4/25 清明

■岩子

今年的聖誕沒有雪

——2025歲末感懷

今年的聖誕沒有雪
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也沒有
彷彿有誰把白色從日曆上撕了去
科學家說：全球氣候轉暖
儘管我偏愛夏天
卻也扛不住撒哈拉式的吉卜力
烤得人呼吸都變得稀薄的高溫

昨日的新聞裡，丹麥郵政投遞了
最後一封信
400年被折進一個信封
成為一個時代的句號
數字化推著世界奔跑
一切皆在快進中
屏幕前的你只消輕動手指
需要的不需要的
統統快遞至你的床頭
思想接應不暇
AI比你的頭腦迅速n倍
而我們依舊忙忙碌碌
捲到不能更捲——
時間去了哪裡？

跨年時刻，鞭炮像榴彈
如雷貫耳，心驚肉跳
小時候的我也害怕
但那是喜悅的恐懼
一小時左右煙火停了
而遠方的烏克蘭
戰爭已四年仍未平息
他們的恐懼與苦難何時得以結束
侵略者何時放下野心與屠刀
還烏克蘭人民以和平？

2025年寄自德國

■亞當

不過……而已

是的，一點都不喜歡唐僧：
降妖沒本事，
只會念緊箍咒，
對付自己人。

其實，孫大聖也不過
打了一些沒有後台的妖怪，
看著，有點熱鬧
而已。

其他的幾個和尚，
就更不必說了——
都不值得
喜歡。

異域

——讀岩子譯策蘭詩

異域？
為什麼總是想著要去翻越呢？
這兒難道不是
造物主的締造？——

那些從海邊驚起的鳥兒
都飛走了，天空一片
寂寂如也。唯有
我盤踞著一具瘦骨的身子——

心裡插著一對翅膀，
貌似去過很多地方——
總是聽見上帝叨念著：
“哪兒都一樣……”——
竟然成為我的信仰。

每每總是叮囑自己：

■楊子軍

回歸

修行，無需隱逸山林
每一段清靜都是一處道場

干活的時候，只是干活兒
動作輕緩，放空思想
——剝蒜，和它們一起回歸開花，
回歸土地

打豆漿，回歸豆莢，回歸莖蔓
洗衣裙，回歸絲線，回歸蠶和桑葉
曬被子，順便把自己也交給陽光
擦玻璃，抹去浮塵，胸襟澄澈
——這是台風後的一日清明
彼此糾纏的雲從窗子一側，飄到
另一側

沒等我畫完，就消失了
又有什麼關係
讓油彩回歸礦物，回歸植物汁液
只留一片蔚藍的冥想

不再用力抓取，手臂回歸羽翼
跟隨你漸已清晰的召喚

2025.9.27 台山

“好吧，哪兒也不去，
我就死在這兒！”——

又能怎樣？
牠的眼睛也不過，
擠出點猙獰的笑。

又能怎樣！——
到那時，鳥兒又都飛了回來——
圓了一個
祭祀的夢寐。

■桑克

試論討厭與不高興 的解凍之可能性

融冰可能
沒注意新晉臘肉的浮灰。
地段街的坡度增加了，
冷風踩著單板滑下來，
還捋了一把榆枝。

當然沒有
榆錢，因為還沒有孕育
新的旅行計劃。但是計劃結束
旅行也就結束了。省錢省力而榆錢
白白具有象徵性。

自得其樂
也會妨礙他人，除非你
不僅關門而且還拉上不透光的
厚重窗簾。冬天肯定生疑心，
它對隱身事物一向如此。

皺眉過於
外在而痛哭肯定就是
因為痛風。風喊我比豆蛾
還冤。豆蛾標本冷靜
如同冷酷判官。

天一擦黑
火柴就暴露在眾眼之中
反而衍生更多的困難。
地表也在融解，縫隙模糊不說，
還被硬底鞋帶走一塊。

改編倒是
改變了，只不過是反方向。
但是榆枝斷面隱隱有所謂綠意，
噢，它還沒死心——
再澆開水。

哈爾濱 2023.03.10.14:11:26

■左右

麻醉一種

妻剛從手術室出來
麻醉藥效剛退
她忍著疼痛
向我講述
她迷暈時的情景：

空蕩蕩的手術室
一個人也沒有
十分安靜
她躺在手術台上
能聽見
牆上的擺鐘
哢擦哢擦
在耳畔響個不停
也能聽見
主刀醫生
用刀具
砰擊剪子
用鐵器
砰擊骨頭
的聲音

詩

在醫院
新來的鄰床
一對男女
十分囂張，也多事
我和妻
忍了又忍

直到今天
他們一整天
不敢說話
妻說
可能是

■甲申

壞天氣，掃興

閣樓混雜的鏽紅
攪拌八月逆風
黑貓在紙本上續寫
莎士比亞的詩篇

公路沉醉
燃燒的海，更旺盛
蝙蝠與我對視
烏鵲淒叫
裝聾作啞，僅海螺聽見

沙灘裡無雪
光影摸不到邊際線
臉上何為柿紅
“不是你叫我出來的嗎
為何一言不發”
關係是夜的閃電
只有一瞬，劈中蜜桃的心

香煙滾滾，繞過迷人眼
首飾盒裡的戒指微顫
懷揣最美麗的謊言
紫羅蘭的浪，礁石
海鷗，一副面孔

我和她聊天的時候
鄰床聽見
我是詩人
怕我
把他們不是夫妻的醜事
寫出來
曝光

2025年寄自西安

■方明

明星咖啡館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前言：自上海華麗至台北，百年老店《明星咖啡館》是夾帶裊裊咖啡香的藝文傳奇，木質桌椅沉穩雕鏤著歷史深邃的輪廓，而文學巨擘在此緩緩詮釋時代的孤寂，詩人亦在此喚醒那段詭譎歲月制約與放縱的靈魂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在此穿梭幽幽歷史長廊
訪客在上海的霞飛路邂逅
三十年代溫婉的情愛宣言
憂傷而又浪漫的燈暈
倒影在醇濃咖的黑海裡
是一張張騷人墨客沉嘆的
臉譜

(白先勇、黃春明、三毛、林懷民、
楚戈在此對文學的永恒頻率)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這是武昌但沒有起義
Elsner、簡先生與孤獨國的詩僧
彼此印證
繁喧與隱居只是心緒的歸宿
透過詩或甜點
釀醇人生自悟的獨特滋味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書畫是最傳神的消遣風景
繭厚的筆被調色氛圍豢養成巨冊
這裡上演著一場場無法臨摹的生命劇本 用輝煌的寫照
答辯聖哲們之永恒
迷思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乃俄文“歡迎光臨”之意

*簡錦錐先生與 Elsner (白俄羅斯人)，乃“明星咖啡館”之始創人

*孤獨國的詩僧，乃詩人周夢蝶

*明星咖啡館位於台北市武昌街

■章治萍

悼棋聖聶衛平先生

你這條龍，突然地飛走了，在這清晨
我想起近年你都杳無音訊，突然中的必然
竟然是那麼地明顯，猶如寒風微弱的初冬
隕落於雪花凜冽的年關之前——我深知
我這比你那寂冷許多，而你那比我這
我想，不多不少地濡染著更多的悲傷與疼痛

是的，這是必然的隕落。被人緬懷而去
總比被無情的病魔折磨要好。在我看來
在你停止思考“一手”之時，一盤激烈的棋
方才開始隱匿而宏偉的佈局，而局外的雜音
都成了拂拭花瓣的泣聲，在無形無影之中
有碑，在每一位棋人的心中慢慢堅挺起來

這正是回首的瞬間。在你飛走的這個清晨
生與死的距離一切如舊，但攻與防的角色
或許已經更替為新。我在想呵，每一子落下
他的命運是否會被自己始終牽伴，而這點牽伴
是否能夠支撐起他的信仰？或攻城掠地
或丟盔卸甲，決不是早先排演的戲碼

是的，更多的，在這個靜謐的清晨
不知不覺之中，你給予我們莫大的追懷
在一道道楸枰的樓閣之間，藏得很深
以致於某種跫音，在被提子時方才聽到
你這條龍飛走了，我這條龍在遙遠的地方
莫名地被冰雪塞住了喉嚨，下咽著詞語

*作者有“中國詩壇圍棋第一人”之稱，青海圍棋界名宿。2010年曾與聶老合影於常德柳葉湖畔古力、李昌鎬大戰之際。

■王力

一幅水墨畫

夏天的晾衣繩上
你剛剛洗過的黑裙
突然裹住暮色

有一萬噸水
便磨一萬噸墨
沒有任何一張宣宣
捂得住雨季
和她的萬種風情

一幅天大的水墨畫
每一筆渲染
必須蘸滿愛
與自由

且看，烏雲潰散處——
有風在使轉，有雨在留白
更有，為你而生的一抹紅暈
正落款於天地之東

流雲

你沿著光的扇面行走
另一面，令我深陷的谷底
正是你登頂的巔峰

晨昏折疊過的天空
風在暗處等待
你經過我的窗前，卻未曾叩門

握別夏天的那把折扇
落葉一般，在我掌心打開
不用扇，也能擁有的波瀾

■楊河山

決 定

我今天決定，去郊外的曠野
看看落日，星期三黃昏
一年中最後的一天
向它深情道別，追憶從前的往事
這個時刻與以往任何時候
都不一樣。我的心中翻騰著狂暴的波瀾
如此碩大而鮮紅，我突然發現
它幾乎就是最美的
當我失去它的這一刻竟發現它如此之美
但我已經永遠失去了它
不可能再度擁有它
多麼珍貴，明天還會再來但已經不會是它

時間的焦慮

時間一天比一天少了
我感到恐懼
與迷惑，然而，當我躺在青草地上
看見青草一簇簇鑽出
地面，彷彿穿透我的胸膛向天空勃發
想起不久前它們曾變得枯黃
而今我躺在草地上
感覺我就是一株新生的綠草
被時間摧殘又被時間
眷顧，生命總要有所期待
我聽見，不知疲倦的昆蟲在我的身邊歌唱
在我的心裡夢裡唱歌

凌晨一點的雪

我知道它們來了，它們弄醒了我
趴在窗子中間我看它們
飛舞的時候，其實夜空比雪要亮
它們是黑色的，每一片雪花尋找著地面
與它們相對應的那個地方
落下來基本就不走了，沒有落下的急忙落下
彷彿尋找最終的臨時歸宿
我望著雪，凌晨一點我從夢中醒來卻還在夢裡

■第一閑人

落花時節

一夜北風
晨起出門
紫菊花遮蓋的路面
一片殷紅
時不時有
花瓣落在車頭
想起一句詩
落花時節又逢君
踩一脚油門
車加速衝了出去
自言自語道
今早湖中
會遇著一個妙人

我只是舉例說明

我在陽光下打瞌睡
不遠處有人
在爭論著什麼
一個女人顯然急了
大聲教訓道
叫你少出聲你不聽
現在知道吃虧了
做人要不像美國
說打就打
或者學俄羅斯
打了再說
千萬別像中國
滿嘴的道理
滿世界吃虧
當然了
我只是舉例說明

■高歌

向日葵

也只有那麼多縷陽光
才能溫暖那麼多顆心

悼

出門聞見
濃郁的焚香
我就知道
不是初一
就是十五了
隔壁顏大爺
對亡妻的懷念
這幾年
治癒了
我的鼻炎

清 空

這幾天一位
剛去世的朋友
頻頻來看我
在抖音上
他過去的作品
已經刪光了
他的一雙兒女
還沒有長大

自 嘲

2026年寄自惠州
能走的彎路
你一段都沒少走
你管它們叫性情

2026年寄自山東

■遠方

失 憶

一直很懊惱
想當然
我的失憶
是由於自己的多疑多慮
那些往事
害怕秋後算賬
被圍剿殲滅
躲了起來

直到最近才發現
我的記憶
尤其是那些童趣
那些海市蜃樓春秋大夢
包括那些自我陶醉的浪漫詩情
自然也少不了
最後的那些沮喪失落

統統被一種叫饕餮的怪獸
吞噬了

■手中

水·火

——聞“香港大火”後有感

一片片光火的災民，流著淚水的畫面
(背後是火光的)，在臉書出現

一幕幕動感的拯救，和善後行動的片段
(直教人感動)，如處於水深火熱之間

寫於休士頓 12/6/2025

■輕鳴

追風者

四處上下奔波
緊跟風的去向
最終，突變為精神病爆發的
狂飆
徹底瘋了
刺 穿 風 眼

自
Xuán
空
轉

不停，縱使
浪——靜

Xuán：旋，漩，懸，玄。
瘋字由病字旁“疒”和風雨部份構成。

深黑之夜

老屋殘燭，燃燒著
冰冷的火苗
外婆翦出的菊花
凌霜盛開
斑駁的光影，風雨不滅

野牛，渾身插滿箭頭
衝出岩洞幽禁的石壁
失明已久的目力
——刺透遮掩星空的雲層

牢獄之中無期關押的奇思
熬來了霹靂的解救
砸碎隱形的鐸銬
合力追殺罪魁幫凶看守……
力圖終結人類的生存競爭
建立烏托邦的大同

■洛木

清 宮

水泥地突然柔軟
吞下靴印如吞下種子
黑布覆蓋的隆起處
有南瓜花在撕咬拉鍊

白大褂飄成幡
針管連接心電圖的枯枝
當手套摘落時
器械在燈下開出朵朵梅花

鄰居的眼球滾落樓道
凝成血瑪瑙
保潔員拖把下
昨夜積水映出飛檐

派出所的印章蓋下來
竟是雍正年的批紅
而產床的鐵欄杆
正長出寸寸節節

最驚惶的是
牆壁開始分娩牆壁
每裂開一道縫
就漏出半聲啼哭

寂寥的寰宇，一個個膚色不同的人
張開大嘴，吞光、吞金

最終吞沒了自己
沈
浸

Mángmáng 的無限
與暗物質打成一片
交感，熔入熵場

Máng：盲，茫，忙，恨。

■中秋

金屬的聯想

仿生大展開始
會場聲色光影如畫
女人們魚貫入場
個個袒胸露背，美若天仙
男人們屏息以待，心猿意馬
又裝若無事

光線突然打向女人們的臉
她們反射性用手掩住雙眼
沒依劇本演出
現場一片嘩然

有人開始辯論
“她們反應靈敏，又會眨眼”
“她們的皮膚多麼有彈性”
“走路又像貓”
“她們有 45 種情緒識別”

她們肯定是人！

“但她們沒有血緣也沒血液”
“她們不呼吸也無脈搏”
“或只是騙婚而已”
“.....”
“.....”
何況
她們從不討論自己被組合的過程，如何
被裝飾、被囚禁、被運送，有否被祝
福，為何還沒窒息，為何不追逐星空之
夢等等問題.....

她們怎可能是人！

有人上前想體驗她們的溫度
有人想測試她們的心跳
有人想問
“她們有沒有聽過，一千零一夜寓言？”

■應風雁

憂鬱的翻車魚

“妳們有沒有收到，上帝賜人以失
智的旨意？”

原來
她們真的只是一組軟體程式
以希臘文為名
有 7 個靈活自由度
眼睛是 3D Vision
用 SLAM 同步定位
她們只存在於虛構的括號裏
感官異於常人
像半鑄成品
又像此次仿真成人展

然而
這些女人們
也藏著螺絲和齒輪的心事
男人們如果不把自己
複製成零件，共浴愛河
他們或將大失所望
尤其對女人們的性腺
還沒完全進化成熟
大表遺憾

現實是
她們生前忠貞不渝
以無盡的愛陪著男人
倘那麼一天
她們不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突然掉了某個指節
骨架瞬間生鏽崩塌
你們後悔不？
或者仍信誓旦旦
視她們是你們一輩子的伴侶？
繼續愛她們一百年？
——這個用軟膠材料包裹的仿真體
這個從未觸及靈魂話題的金屬

聽說日本一尾翻車魚
得了憂鬱症
水族館安排了許多假人
看他、取悅他
還是沒有辦法讓他
快樂起來

一定是莊子
騎走鯢魚變成大鵬鳥
飛到外太空逃走
把惠子忘了
留在水族館裡
思考快樂不快樂

那些假人有一樣的笑臉
不知道有沒有靈魂
他們會思考嗎？
是不是也相同底憂鬱
同學去讀美國學校
就會變成美國人了嗎？

明天有數學
英文、國文
還有理化的複習考試
我想翻車魚
應該不用考試

大概是水族館
大洋池的海水不夠多
無法完全溶解
翻車魚
藍色的心情

我想喝一杯
全糖的手搖飲

2025.03.20 竹北市

2025 年 12 月於台北

■達文

晚 詞

1.
斜陽
在西牆外
像緊瞪的眼
迴光返照

任背面坡地的茅草
逐漸鬆軟如同婚床

2.
我們真的習慣這種安逸嗎
在迷宮的牆上
雕刻螻蟻 以及春夏秋冬

你的呼吸如此悄無聲息
像緩慢的吻
滋潤著每一個傷口

3.
在夜裡翻開一本書
僅僅與寂寞為伍

因為燈光如此黯淡
所有的字體如願與償地模糊起來
白花花的人偶
穿越書頁

4.
夜幕下
不甘幽暗的花蕾變成曇花
掛進光的柵欄

我如何忍心離去
任你獨自陰陽
模仿著悲和喜

■邊原

查理檢查站

冬季的夜晚
柏林空氣濕潤
街上霓虹閃爍
白皮膚的他
黃皮膚的我
我們走在高樓之間。

高樓之下是查理檢查站。
查理檢查站——
這是一條真正的路嗎？
一會是美佔區
一會是蘇佔區
我們已離開聯邦德國
我們走進了民主德國。

查理檢查站——
這裡有一種眩暈
柏林獨有的眩暈
士兵、柏林牆、兩種德國人
Trabant 轎車、藍領巾、勃蘭登堡門。
過去與現在在這裡重疊
不可理喻的
過去與現在的人群。

查理檢查站——
它現在是一個擺設
查理這個人甚至都不存在
邊界消失了
溝通又繼續。
查理檢查站——
你真的消失了嗎？
我和他走著
默默地發問：
遙遠的西方的他
遙遠的東方的我
他不會說我的語言
我也說不好他的語言

■阿黛

紅 豆

——為布朗校園槍擊案作

他們還沒有抓住那個人
四點二十
新英格蘭冰冷的冬夜掩護了一個
兇手的逃離。

年輕的生命嘎然而止，
如雪花萎落，
比不過一株小小的冬青。
仇恨，
可以幻化成各種形狀的仇恨，
這樣醜陋。
經濟學原理。
列車的齒輪是否計量過
人心的墮落。
而那個殺手的手
本來可以
種一小株樹，
種一粒紅豆。

2025. 12.15

我們看著彼此的眼睛
這裡面有一層眩暈——
千年的西方望著東方
千年的東方望著西方。
這是愛
還是一種深深的不解？

查理檢查站——
你真的消失了嗎？
如果是
那為什麼
我們在查理檢查站緊緊擁抱
卻隔著萬里之遙？

2026 年寄自德國萊比錫

■王性初

宰魚一幕

每每以看客的瞳孔和心緒
觀看宰魚刷屏的一幕
不是小魚或中魚是碩大的魚

這是快感的悲劇抑或悲劇的快感
內心的攬拌機搗翻了人類道德觀

案臺上躺著無聲的龐然大物
各種刀刃是熟能生巧的道具
氣息凍僵了全身的細胞和脊骨

身穿白大褂的解剖大師忙碌操作
魚頭被一揮砍下魚尾被一手丟棄
魚骨被一割剔除魚肉被一刀分離
冷血外溢一片片魚生端上餐桌

藍色的海水晴朗的雲空可以作證
大魚曾經鯨吞宰殺了無數同族
稱霸在海洋世界裏所向披靡
卻敗在更強大的對手當了俘虜

總有一天重演宰魚的一幕
那大魚也許躲在西洋深處

打卡摩天輪

享受仰慕摩天輪的有幸
默憶被廢棄的一篇哲學論文
忽高忽低的視線佔用人生
圈粉局圓了越獄的彈痕
飄升的頂點搖搖欲墜
放眼望去的表情包狎裏了虛設
輪番上陣的昏庸註定奔潰
落入底層在深淵裏體驗本色

■李斐

隔洋觀火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
宏福苑五級大火，悼念逝者。

假若唔係隔洋觀火
怎敢寫下心頭點燃不息熱火
一場震動華人圈內世情大火
七座高樓唯剩下是一堆炭火
無數字生命就此埋葬被烈火
現場嘅哭泣聲聽到無明起火
問責原因明瞭了怎能唔撞火
故土人情味溫暖似冬日爐火
唔理個環境怎樣惡劣像燐火
救援之手四圍都伸出如烤火
義舉之善意有猛火也有文火
香港人從不熄慷慨善良薪火
不斷傳承下去正能量光和火
香島面貌轉折後被吞噬烽火
也許前台後台硬實力太惹火
站在彼岸觀濕紙如何去包火

2025年12月7日紐約

■老賀

我身體裡每天都有 一隻鳥飛向往生

——致巴列霍

當時時間成為灰燼
身體成為灰燼
不要一點人間信息
此刻，枯木逢春只是一種妄念
語言的微光
隱隱敲響
每一個念頭上
的睡蓮

我的鄰居死了
死於焦慮。我的焦慮死了，死於妄想
我的妄想死了，死於沉默
我的沉默死了，死於恐懼
我的恐懼死了，死於獨裁
我的獨裁死了，死於永生
我的永生死了，死於無常
每晚七點，這些膚淺的死，蒼白的死，
無辜的死
準時在童年的廢品收購站門前報到，
調整數字，交換手稿
他們頭戴面具，隱藏身份，遊走於各個
媒體
與朝代之間，像今年春天流行的假花
我的假花的死了
死於澆灌

此刻，只要打開一扇窗戶，
我身體裡就有一隻鳥
飛向往生。

2025年寄自北京

2025年寄自舊金山

■冬夢

那不是凋零， 是樹在痛哭

當整棵樹的葉子同時落下*
別怪樹的移情
其實是葉子的別戀

那不是凋零*
那是葉子對泥土最後
難捨難離的纏綿麼？

是樹在痛哭*
別怕，春來的時候
它會給樹帶來既綠又暖的倚靠

*見《百度》有句：當整棵樹的葉子同時落下，那不是凋零，是樹在痛哭。

難為了陽光

何不盡情攤開你們的心事
讓冬陽烘乾
讓北風吹乾

陽光下真的了無新意嗎？
你在談柴米油鹽的詩
她卻在論醬醋茶的詞

我突然看見雪

——寫給妻的第一根白髮

略帶寒意的廳子裡
今晚
我突然看見雪

非因暗柔的吊燈
非因瓶子少了水的玫瑰
非因魚缸那尾缺伴的金魚
非因一幅壁畫掛在牆上

我緊牽妻手的
踏雪尋梅

理應相信
今夜三十五週年的結婚紀念
面對一根初生的白髮
天長地久啊
似淡猶濃

秋天樂意留給我們 一樹紅

八打靈如果沒有大海
我如何去聽海的聲音
如何在台灣士林官邸
觀蝶賞花
如何知道這是月季還是薔薇？

因為詩
秋天樂意留給我們一樹紅

後記：馬來西亞八打靈詩友花雪月遊
臺期間不忘提供圖片給大家寫同題詩。

落葉歸根

楓葉過紅
幾度被夕陽燃燒

看看冬天此刻跟我的距離
真的好近

風吹的方向如果是孤獨的
樹是相信鳥也是

因為落葉
我會想起雙親
我的童年

因為歸根
我會想起妻
我的晚年

在每個晨昏，煙火
和自來水聲繚繞的小巷
焦灼、疲倦與
柴米油鹽的困擾
在灰色水泥和青色磚牆上
碰撞

活在泛黃的歲月裡的故鄉
並不柔軟

弄堂口，看不見蒼蒼蒹葭
陽台上，聽不到胡笳十八拍
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
從沒來過這個角落

只有李白的明月
偶爾在晴朗的午夜照亮床前

記得鐵環滾過干瘦的童年
赤腳踩過夏季滂沱的雨水
在語言困惑的日子裡
紅旗和口號，偶爾
壓抑生長期的飢餓
埋在夢深處的故鄉
原始，粗糙而生硬

直到有一天，少年人即將啟程
開始江河湖海的漂流
不知道遠方有沒有詩
有沒有雪萊和拜倫
當汽笛聲聲，催動車輪
回望故鄉，那一片灰暗的屋頂
那些狹窄弄堂裡的蹉跎人生
驀然鮮活，驀然生動

車輪滾動，而少年人的心裡
正下著一場大雨
在四月蒼白的陽光裡
記憶無比潮濕

原來，故鄉
有時也很柔軟

■方青

故鄉，有時也很柔軟

魚張著嘴
我在向花瓶中倒水

夢醒的時分
陽光照亮窗戶
我坐在桌前
分割一塊麵包

感受到您的期待的時候
我加速我的動作
讓屋內的空氣
流轉起來

讓我看到您
最為可愛的一面
讓我感受到我
自身的羞恥

玻璃花瓶完好無損
十六年，我只吃
我割好的那一份麵包

流水無情，不要期待
我們都站在愛的中心

穿過金黃色的空氣
穿過金色的地毯，穿過
金色的長桌，穿過啤酒
穿過金黃色的廊房

外面的世界凝結住了
是金色的，而我在風中行走
走過金燦燦的樹叢
我用眼睛去看，去補充

當我的愛憐是金色的
我用一只手舉起浸滿金色的畫筆
我要畫金色的天空，金色的山巒
最後我還要畫出金色的，我自己

我要畫我吐出的金色的霧
我要畫落在我身上的金色的雨

洪 水

洪水到來之前——
我要替舉義者把旗子扛上山
替種田人把耕牛養大
替飢餓者把剩下的米粒搬出洞
替哭訴的寡婦把落井的孩子背出水
替烏黑的獵人把槍藥裝滿
替枯萎的冤死者把狀紙寫在大路邊
替我的奶奶——這個
委屈求全的鄉下老婦人，罵一句：
“老天爺呀，你瞎了狗眼！”
替星空下彈琴的老虎
坐在石頭上，痛哭一場
替未出生的後人，叫一聲：
“歸去來兮，我贈明月為爾故鄉”
——當洪水埋住他們
願我的鬼魂，像一只舊葫蘆
飄過你們的頭頂

寧古塔

每到深夜，風中都豎著一座城市
燈火寂寂，某種陰鬱的力量
正在形成，而幻覺生成的異鄉
內心藏著的許多東西，都無法取出
歲月被凍結，枯死如邊疆

幽暗的傳說，進入一片土地
人心也會變得冷硬
萬物停在空中，只有被
繩索拴住的人，才匍匐在地上
他們脆如紙人，無風也嘩嘩響
最容易被大風吹破的
是長鬚如雪的披甲人，在他們的
眼裡，這所肉體的監獄
每天都要被暴風雪重建一次

在繁華的心靈中，尊嚴偶爾出現
拖著木枷劈柴的人，滿腹韜略
今天他卻躲在烏雲的陰影下

旗袍秀

追光燈裡舒展裙袂
絲綢的經緯裡蓄滿柔滑的歌聲
她駐足亮相時
那些目光嫵媚婀娜

輕盈的脚步踏著雲紋
款款走進雨巷
泛黃的時光裡
頭上的髮簪在薄暮裡閃耀
我看見，那一抹胭脂被雨聲帶走

在鬢角如潮水褪卻
水漬倒映著那座舊戲台
讓人窺見從前的愛情
當微風吹動綢緞的波紋
眾多影子在折痕裡顯現
像一尾尾錦鯉
游出清池

裙擺被時間撩動
絲綢的紋理裡流出曲律
此刻，那些被遺忘的良辰
都回到音樂的敘事裡

神情頹廢，像俗世裡混出來的無賴
但他知道，要征服一場狂風
或在古老的石頭中取出無數張臉
只有鋒利的理想是不夠的

叮叮當當的斧鑿，日夜不停
他們雕出的玻璃房子是一座教堂
其中的冷血神仙，是一個
融化了半張臉的寧古塔將軍
他半夜裡，一個人端坐在風中
讓初來乍到的嶺南人
突然痛哭流涕

■非馬

氣象

我們從小就學會
如何去應付
風雨交加的
氣象
戴一頂雨帽撐一把雨傘
或躲在屋裡
從窗內看狂雨暴雨
漸漸遠去

萬萬沒想到
二十一世紀的天空上
突然冒出一張噴血的嘴
一雙煽動的手
呼嚕嘩啦撩起
分裂的閃電
仇恨的雷霆
在每個人心上
形成一個烏雲密佈
無處躲避藏身的
氣象

Weather

we all have learned from a young age
how to reconcile and adapt
to the weather of wind and rain
putting on a hat
holding an umbrella
or hiding inside the house
and watching from the window
the passage of a storm

we would never expect to see
a bloody demon
suddenly pop up
in the sky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rigger splitting flashes of lightning
and hateful thunders
in every heart

a weather
no one can find any place to hide

■馬鳴遠

鼓魂

1

一聲戰鼓，裹挾了五千年驚心動魄的雷霆
一槌落下，便是鐵馬冰河入夢來

真的勇士，甘以身皮做鼓面
彷彿那一鼓聲裡，藏有一枚太陽的心臟
馬蹄聲碎，旌旗在風裡寫滿誓章
最後的鼓點，一定是家國情懷共鳴的胸腔

狼煙起，龍騎卷，劍氣如霜
讓一萬里河山，在一次次震顫中挺直了
脊樑

2

民謠裡的漁鼓，滿是江湖的煙雨
沙啞的鼓點，在漿聲燈影裡一遍遍敲響

一節竹筒不知藏著多少疲憊的脚步
有林沖夜奔的心跳，也有牛郎織女的期盼

漁舟唱晚，老藝人正以沙啞的調門裏
緊潮聲

穿過迷霧，漫過了天地間的芸芸眾生

櫓聲輕晃，在鼓韻裡張開了漁網
一聲漁鼓的嘆息裡裹著水鄉的溫柔，
以及暮色蒼茫

3

新時代的鼓樂，以亞洲銅鑼響山河
是港珠澳大橋揮起手臂，譜寫下的
南方樂章

是北京大興機場“鋼鐵巨鳥”羽翼
掀起的節拍
是中國高鐵，以三百五十公里時速
產生的風暴

■馬鳴志

愛的郵戳

太陽是寄給白天的郵戳
郵戳的下面
是金色的陽光

月亮是寄給夜晚的郵戳
郵戳的下面
是耀眼的星芒

媽媽的吻是寄給我的郵戳
每一個郵戳下面
都是滿滿的愛與溫柔

雪花的舞會

冬天是個大舞台
雪花邀請我參加它們的舞會
我的舞姿不優美
動作也不熟練
一不小心
還摔了一跤
連我的笑聲都摔出來了

2025年寄自江蘇沛縣

是神舟飛船的升空，是殲-20的刺破
蒼穹

是東風-5C 覆蓋全球的音爆

是基建狂魔在“一帶一路”中的擂響
是鋼鐵長城與鼓魂的轟鳴，是中華震
顫寰宇的遼闊——

■北塔

海明威的船

是誰投下的鐵錨，看不見摸不著
卻讓這船永遠停泊在這個沒有水的地方？

龍骨被正午的陽光和椰樹的陰影
爭先啃咬著，嘎嘎作響，尚未斷裂

征帆如同被月亮斥退的潮水
退到了亂石之下，而桅杆依然堅挺

船舷上，貓的那曾被魚腥追打的腳印
是否已經被緊隨而來的雨水衝刷乾淨？

鯊魚尾巴一般的巨舵還在
那把舵的大手卻主動撤離了

那曾經想停都停不下來的羅盤被卸掉了
迷惘的漁夫們更加沒有了方向

老人的大海還在幾公里外
像最後的獵槍一樣咆哮

不甘心的泡沫捲著自己的身體
如同子彈打完後槍口上的白煙

大海在繼續哀嚎：魂兮歸來
那被罩在玻璃瓶裡的火焰
是否會像美洲虎一樣衝出來？

那被死釘在它骨肉裡的釘子
是否會像文字一樣掙脫逃逸

是否還會有一支羽毛筆像一根鐵繩
把它拉出去，拉向港灣，拉向波濤
哪怕像一個死刑犯被拉向沙灘刑場？

■楊宏亮

相 遇

題記：有些岩石的紋理，不是風化
留下的痕跡，而是億萬年前相遇的回
聲。這首詩，獻給那一次來自地心的
噴發與亘古不變的守候。岩漿與岩石
，滾燙與沉靜，它們在時光深處相擁
、交融，留下彼此的溫度，和永不消
逝的“岩語”。

你是已經堅硬如鐵的岩石
在亘古中靜默佇立
而我
是遠方那即將噴發的岩漿
但不知道
最後的歸宿會在哪裡

帶著些許忐忑
因為這是唯一新生的機會
我義無反顧地噴發而出
那熾熱翻騰的岩漿
不但帶著來大地母親最深處的溫度
更有我那滾燙如火的熱情
我朝向你，雖然還沒有看見
但我知道
你為我在那裡等待
為我佇立在那裡
千年萬載
獨自面對風霜雷雨

我奔向你
高唱著前進的旋律
我奔向你
越過山崗、河流和荊棘
而你為我的到來
張開堅硬的雙臂
直到
我滾燙的岩漿，滲入你的岩體
直到

我將你溫暖，讓冰冷成為你的過去
直到
我們開始，同步的呼吸

彈指一揮間
億萬年過去
整個世界的變化，翻天覆地
山體崩塌，岩石四散遠離
而你我始終不離不棄，偎依在一起
我們共同經歷風吹日曬
我們一起體驗酷暑嚴寒，還有暴
風雨的洗禮
就這樣
靜靜地躺在林間小徑旁
看樹林發芽、成長、枯萎
而又再一次茂密，勃勃生機

直到有一天
一個跋涉的旅人經過
他駐足凝望，驚奇詫異
兩種完全不同的岩石
不同的顏色，不同的質地
為何如此完美
結合在一起
那一道道交織的紋理
如流水
如閃電
如山間的微風
如遙遠的星系
每一條，都透露著
只有你我知道的秘密
每一條，都在訴說
只能屬於你我的岩語
還有
你我那最初的相遇

斯克林傑詩選①

◎馬永波

J.D. Scrimgeour, 1965-, 哥倫比亞大學英語學士和碩士，印第安納大學美國文學碩士和博士。塞勒姆市首任桂冠詩人。著有五本詩集，最新一本是中英雙語詩集《香蕉麵包／Banana Bread》。憑借其第二本非虛構類圖書《英語 B 的主題：一位教授在課堂內外的教育》榮獲作家和寫作計劃協會 (AWP) 非虛構類圖書獎。

最後的路程

去往我父母家的最後的路程
陰影多過了光亮，
道路被綠色遮蔽。
黑色的箭頭標出危險的彎路。
補丁般的天空亮得發白，
從樹葉的縫隙中爆發開來。

我猛踩踏板攀登群山。
我已經聽到母親的聲音：
交通狀況如何？你餓了嗎？
你餓了嗎？

半生之前
我開車駛過這些道路，一份暑期工
清理通往自然景觀的小徑。當一天結束
我的脖子和胳膊留下樹葉和嫩枝的污點。

現在，彷彿我在穿過自己的血管
行駛，彷彿，像血液一樣，
這些年我一直在循環不息：
通過毛細血管而出，
又返回心臟。

致蘭斯頓

我，也歌唱美國——蘭斯頓·休斯
美國不唱歌。不怎麼唱。
我愛你這愛你那，如此這般，

它對著收音機低吟，
可是關掉它，沒有任何

曲調，沒有聲音，一片寂靜
來自電視和午餐

——土豆片的吱嘎聲——
溜進來。沒有舞蹈，沒有臀部

震動和捶擊空氣，
沒有張開的、無拘無束的頭髮。

蘭斯頓，你擁有更好的聽力。
我新人你，當你說你聽見

美國在歌唱，但是來吧，今天
且傾聽，現在就來吧，今天，

把你的筆埋在我們的喉嚨裡——
那些單純的、有時憤怒的音符

讓你的詩句幾乎變得真實：
美國在歌唱？那就是你。

火災之後

——她說——

我不介意感動我自己。
我不介意凝視。
醫生的探訪，
是浪費我的時間——我知道
我會做得更好——但是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我的丈夫離開，
他和我說時沒有看著我。
我的臉不再是結婚時的樣子。
我的臉不再是我原以為的樣子。

我的密友要我告訴她
我的夢魘，我如何醒來，
汗涔涔，因為火舌堵住了
門道，但是我的夢

關乎本地池塘，我希望擁有的
孩子們，牙籤的身體
沿著甲板奔跑。
太陽裡的一個光斑。

當我的母親來看我，幫助我，
我想要擁抱她，把她抱在懷裡，
彷彿我可以祝福她的仁慈。
我告訴她不要擔心，

我要活下去。
她讓我給她梳頭
當我們觀看重播說出
我們已經聽過的話語，而廣告
提供了我們變美所需的一切。

酒

我希望我的話語像酒一樣，
從大地的果實釀造而成，
陳年、柔滑、美味
富有效力。某種連同其他
世俗樂趣一起接受的東西，
某種你將會吸收的東西
停留在你內心，讓你想要更多，
但不能太多；絕對不會
讓你頭疼，只是某種
讓你溫暖又憂鬱的東西，
它既慶祝又哀悼，並且坐在
深夜廚房的桌子上，
確切地說，它不是你的朋友，而是
朋友之間傳遞的一切。

更愉快的歷險 ◎張耳譯

第一年好像奶油甜霜
接著蛋糕露出來了。
糕也不錯，只是你忘了你選擇的方向
忽然間，你興趣轉移到某樁新鮮事上——
也說不出怎麼就走到這一步。接下去一團混亂
甚至出於幸福，好像一陣迷霧
字句變得沉重，顛三倒四，前言不搭後語
提綱結構再次消失。

沒事！人人都經歷過，
多愁善感的心路——“人人都要走段多愁善感的路”
對，的確如此。但你醒在夢的桌子下：
你就是那個夢，這是第七層的你自己。
我們寸步不動，而周圍每件事都變了。
我們夜裡住在一個網球場附近。
我們在生活中迷失，但生活知道我們在哪裡。
我們總與我們相關聯的一起被找到。
你難道不想像狗那樣卷起身體，像狗那樣睡一覺？

這一窩蜂似的分離與死亡（一個新的轉合）
其中也還有逃出生存的機會。
無論發生什麼都奇妙。
所有方寸面積現在都要重新爭論
而各式各樣畫兒，我們似乎用不完。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tchanw@gmail.com

感謝 支持
于中 \$200
謝勳 \$100
陳聯松 \$80

宅邸

到時候了
該放棄我的身體
把自己交給風
我已作出選擇

風很開心地接受了①
說它正需要所有的軀體
來展現自己運動的
軌跡

和我猜測的一樣
風迫切地想知道
它能否報答我
以示感謝

當我的骨頭長成樹枝
衝破我的皮膚
我說
來吧，旋風
讓我的灰塵
在平原上漫步

這樣我就能看見
蔓仙人掌如何生長
沙雀是何模樣
當你和夜晚一起降臨

與我一同墜落此地
我們可以觀察這一天
如何結束
再設想早晨的第一縷光

①布魯姆 (Harold Bloom) 在文章《A. R. 安蒙斯：器皿的破碎》(A. R. Ammons: The Breaking of the Vessels) 中指出，安蒙斯詩中的風就像但丁《神曲》中維吉爾一樣的嚮導。

自然詩

如果沒人發消息給你
供你閱讀，你無物可讀
所以你不用
讓回復成形①
仍然，你可以突兀地讀

一些不送給任何人的消息：
光搖下一片
白楊葉
(像看得見的風自由切割)
或者斷成

溪石淺灘的水
它背向你那一面上的
無數線條：
這些
消息，儘管不是給你的
也不需你親自回復
仍可以被
嚴肅地觀察
和對待 (如同研究一般的敬意)
彷彿是寫給無人的
盈滿的訊息。

①成形 (Take shape) 可以追溯到安蒙斯曾在第一本詩集《複眼和頌歌》(Ommateum with Doxology) 的前言中寫到：“這些詩想要豐富對於存在的探索之經驗，探索那先於行動的存在，使行動成形的存在；先於更廣闊，更豐富的存在的存在。”

艾麗莎・誇特 詩一首

◎段躍初

Alissa Quart 是新聞非營利組織“經濟困境報道項目”的編輯兼聯合創始人。著有詩集《貨幣化》。是《衛報》的專欄作家，並為《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等刊物撰寫專題和評論文章。

從庫頁島到曼哈頓

一、

庇護之島。
庫頁島，那片
俄國的流放之地：
身遭囚禁卻又似獲自由，
每個人都困於其中。
契訶夫曾從莫斯科出發，
乘火車，歷經數月長途跋涉，
彼時他已身患肺結核。
他進行了一次超凡的統計，
統計囚犯、獲釋之人，
統計附屬建築、林地裡的牛蒡，
還有葦麻。數字裡透著淒美與哀愁。
“較好者”，“維爾斯”（舊時俄國長度單位）。
他統計的那些人，在別處幾乎籍籍無名：
鄂羅克人，
尼夫赫人。58位居民尚在人世，
40座房屋。
萬物之中皆藏思想。
數字之中皆現萬物。

二、

美國人奔赴狂野的西部。
《啊，拓荒者》。
蘇族人。俄國人則前往
狂野的東方。
遇見阿伊努人，
還有被驅趕到庫頁島的朝鮮人。
我那本小巧的企鵝出版社版的
契訶夫的《庫頁島旅行記》，

記錄著他在那十年間走向死亡，
記錄著他探索另一個世界，
那座監獄般的荒野之地，
宛如俄國版的特納命題（美國邊疆學說），
是他的“第二人生”。

三、

所有的類比都有些奇妙。
曼哈頓，一座媒體的“監獄島”。
我那搖晃的“馬車”，
是一個數字界面。
我試圖逃離的新聞：
打地鼠般層出不窮的事件，黑客，
猶太墓地（我們自己的老祖母長眠於此），邪惡的億萬富翁，
信息源源不斷地湧來，俄羅斯被指操縱選舉，只為讓特朗普的金色大廈獲利。
人口普查數據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數據，
美得可怕。
有 49000 名零售業工人因重複性勞損而致殘。

四、

不是契訶夫，而是一位作家朋友，在被診斷出絕症二十年後，她學會了印地語。這讓她能短暫地成為另一個人。就像安東在庫頁島時，短暫地用無辜者的命運，替換了自己的死亡宣判，他們被絞死在那片類似西伯利亞的荒野中。
一切皆是數據，卻又難以盡數。
萬物之中皆藏思想。
數字之中皆藏思想。

五、

喧囂之島與寂靜之島。
《紐約時報》網站上喧囂不止，

而另一個機構——
我的，你的一一正在瓦解。
這是權力與無權並存的時代。
權力的層層架構
凌駕於無權的機構之上；
灰暗的厚塗筆觸。

六、

服下一片阿普唑侖，讓自己從維亞公司（Via）的麵包車上下來。
契訶夫式的“街易”（StreetEasy，房產網站）客廳戲劇，南哈萊姆區的伊琳娜・阿爾卡季娜：用葦麻油滋潤過肌膚。
女兒穿著小小的羊毛制服，少女的身軀被束縛著。
但她的問題卻不受拘束，永遠自由：
為什麼男孩會長鬍子，為什麼女人生孩子。
她的門衛嘟囔著用俄語說：“你遲到了。”
她的降噪耳機帶來了新式的寂靜主義。

七、

冰冷的海浪，生鏽的門廊。
整個 19 世紀都是貧困色情片。
外面的世界在哪裡？
我瞬間湧起一股衝動，想跳過那座橋，跳進廢棄的鐵軌裡，那裡長滿了葦麻，是解放與被忽視的象徵。
很像我的童年。
既想逃離，又想回歸。
是囚禁，也是自由。
就像庫頁島。城市的網格，地點與時間，收緊，如同絞索。

■阿曼達·戈爾曼

Amanda Gorman

燃燒著的黎明

Dedicate to Los Angeles Forest Fire
January 2025

Angel.XJ 譯

所有的天使已然遠去，徒留我們

在灰燼中砥礪前行。黎明將至未至，而曙光微現。我們以行動證明自己堅韌，這份力量並非源於烈焰肆虐，恰是因為我們勇敢攜手共進，彼此扶持。末日並不意味著徹底的毀滅而正是如啟示錄般的覺醒。在這片

滿目瘡痍、宛如煉獄的廢墟之上儘管我們已經傷痕累累，可意志堅不可摧。

置身於虛幻與現實交織的世界，我們也絕不屈服。從灰燼中重生，這不僅是身體的復蘇，更是靈魂的涅槃。

最艱難的不是災難本身，而是災難過後的重建。

當一切化為焦土，心中的痛楚如影隨形。然而，我們首先修復的是內心的創傷，從最初的地方重新開始工作。今天，我們懷著悲痛緬懷過去；明天，我們將帶著希望重獲新生。

我們將熄滅那無盡的火焰，用溫柔撫慰每一顆受傷的心靈，治癒那些直面烈焰的人們。我們將重拾這座城市的榮光，賦予它新的生命，這裡蘊含著一個深刻的啟示：真正的天使從未離去，

他們一直藏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只需向內探尋，便能再次遇見。

譯者簡評：

2025 新年伊始（截至目前），加州境內共有 105 起山火，火災的覆蓋面積已經超過整個舊金山市區。洛杉磯這個全美國第二大的城市，核心地帶和高端住宅區，全部變成一片廢墟。

筆者翻譯了 Amanda Gorman (阿曼達·戈爾曼) 在加州消防基金會籌款最新發佈的詩作 Smoldering Dawn，她是洛杉磯本地人，也是美國首位全國青年桂冠詩人，她最著名的詩作是《我們攀登的山丘》。週六，她通過社交媒體表達了對家鄉遭受一系列破壊性野火的哀悼。這位 26 歲的活動家在 Instagram 上的一段視頻中分享了她的最新詩作《熊熊燃燒的黎明》，讚揚了洛杉磯居民的堅韌不拔，並呼籲消防員在未來幾天與大火搏鬥時保持力量。

“我們以行動證明自己堅韌，這份力量並非源於烈焰肆虐，恰是因為我們勇敢攜手共進，彼此扶持。”她寫道。“世界末日並不意味著徹底的毀滅而正是如啟示錄般的覺醒”；“作為一名自豪的洛杉磯人，這場摧毀我們縣的火災令人心碎。我很幸運，雖然我自己在帕利塞茲的家處於危險之中，並受到了火災的一些損壞，但我很安全，”戈爾曼在帖子中寫道。“很多人不能這麼說，我的心與所有受到影響並在灰燼中重建生活的人們同在。”戈爾曼說，她發布這首詩是為了為加州消防基金會籌款，該基金會正在為消防員的家人和受火災影響的人提供經濟支持和援助。

山火不分國界，氣候災難的影響也從來不僅僅局限於某一個國家。美國洛杉磯縣山火是一個全球性的警訊：氣候變化、資源分配失衡、環境治理的漏洞，都會讓類似的災難發生，而最終影響的，也不只是一個國家。

15/Jan/2025

■凱倫·雷格

Kyeren Regehr，現任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第七任桂冠詩人，著有詩集《邪教生活》與《解構舞者》，現主持《桂冠詩人播客》系列。

以備失去

——給母親
Preparing for Loss——for my mother

◎星子安娜 譯

她忍不住注意到，許多事成對出現——擦拭水龍頭，穿上工作鞋，沖洗昨夜的酒杯。鹽罐和胡椒瓶並排在窗台上。一隻蝴蝶落在信箱上，合攏翅膀。

工作時她開玩笑說：
我要做隆胸手術。某種意義上確是如此——

他們將植入一個可充氣囊，數月之間，皮膚將慢慢被拉伸。

一個雨夜，她開車偏離主路，駛入荒野的邊緣。雨刷尖叫，彎彎角角開始糾纏。

兩隻野火雞竄過馬路，她猛踩剎車，車身滑向路緣。火雞喉下各懸著一個蕩軟輕顫的氣囊。

它們消失在黑暗的灌木叢，她止不住尖叫——猛擊儀表板，對夜色嘶喊。

車燈映出兩團雨幕——左邊閃爍，然後熄滅。她掉轉車頭，在單束光中沿著來路駛回。

羅迪·拉姆斯登

Roddy Lumsden 詩兩首

◎夢楚原

愛之無能為力

它無法拯救我的朋友，讓他免於目睹
一扇窗戶中
一個夜晚向他展現的景象，那是一個
聖誕節，它無法減緩
將諾埃爾、萊莉捲入車輪之下的氣浪，
露絲小胸中那顆邪惡的種子，在女孩們
墮落之時，

它不會譴責那個背著你貪婪追求性愛的情人
我們的家庭像玩具錫皮鴨一樣逐一被擊倒，
那頭徵兵熊從一邊衝向另一邊滿場橫衝直撞；
我的石頭再次重重地砸在那隻病鷗的頭上，

我的石頭，六隻小貓懸掛在花椒樹枝上
而你不會抓住它——消除燧石起火，
一瞬的驚怯，
獄卒咯咯笑著的電擊槍，我肚中的電線；
愛逆流而上，掙扎著前行，愛只是常綠帶刺的冬青，

它不哺乳，不穿皮毛，不著痕跡；
別再粉飾它了，親愛的，這是我的證據：
當血肉如雨般落下，當血肉如雨從天而降，
接受它吧，愛不會總在你身邊盤旋。

對音樂的恐懼

迪斯科舞廳已經關門，所有迪斯科舞廳
門窗緊閉，對，喧鬧已成過去，

■麥可·西姆斯

Michael Simms

◎無寒譯

木蘭 Magnolia

假如死攘心儀之物
以致破碎
假如讓其溜走
卻在那一刻別過臉去

木蘭花隨風
飄逝

必然
如季節更迭
天空變幻

十四年來聽你的聲音
卻不知聲聲是別離

彩色雞尾酒杯已然踏碎
舞池中的電燈也已經熄滅；
上了年紀的男人，臉上滿是可卡因痕跡，
穿著廉價皮鞋，呆立在小巷裡；
警察，頂著新髮型，噘著嘴，
駕駛著沒有標記的警車，在市中心街區巡邏。

派對結束了——一縷藍煙將籠罩
澡堂。裙子蓋到膝蓋以下，
乳頭冷得像冰塊。雪茄不再銷售。
一個瘦削的傢伙開著一輛借來的靈車，
駛向布魯克林探究。男孩和女孩們
在臥室裡
深深凝視自己，發現最近的放蕩生活
空虛乏味。槍，總歸算樣東西。
槍，終究算樣東西。渴望的節奏，
驟然爆發。

古巴印象：物質之匱乏、精神之富足

◎北塔

在出發去古巴訪問之前，我們中國詩代表團所委托的旅行社主管就給我們打“預防針”：由於本國生產有限，也由於國際貿易受限，古巴物資匱乏，往往有錢也買不著東西，要多帶日用品，包括衛生紙。

我們都紛紛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包括心理準備。亞非拉大多數是發展中的兄弟國家，我去過其中許多國，包括位列全球最不發達國家行列的尼泊爾，遭遇過突然停電等諸多麻煩；所以，我覺得不會有多大的意外吧——我已經在箱子裡放了一卷衛生紙。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國際機場下飛機、過海關雖然有點耗時，但還算順利。我很快來到行李轉盤處，整個航站樓統共只有兩三個轉盤，而且都很小。我以為我們的行李很快就能轉出來。確實，挺快地，就有幾個箱子出來了。但很快轉盤就停了，而且停了好一陣，也沒有恢復。有人去問工作人員，據說是突然停電了，會由機場的備用發電機解決這個問題。看來是要等一等了。

我決定先去解決內急問題。轉盤的後面就是衛生間。男廁的門口站著一位微胖的中年婦女，應該是保潔員吧——但她並沒有在做保潔，而是倚門而伸手，手裡捏著一些零錢。很明顯，跟急客們公然索要小費成了她的活計。我沒注意廁所裡邊是否配備有衛生紙，我只是小便了一下。

我匆匆回到轉盤，又等了許久，還是沒有動靜。我開始用何塞·馬蒂的詩句祈禱——哈瓦那機場是用這位古巴國父的名字命名的——似乎有了靈驗。那轉盤開始悠然地一件件地吐出行李。我發現，其中夾雜著許多偌大的黑色的帆布包，都鼓鼓囊囊的，都由當地人取走。我們是從墨西哥南部

的梅里美機場飛到哈瓦那的，梅里美機場專門提供打包業務，用的就是這樣的大黑包。我們也打了這樣的包，連材料費加手續費居然高達 75 美元。這對於我們堂堂的中國代表團來說，也是價格不菲啊；對於平均月工資只有兩、三百人民幣（注意，不是美元）的古巴人民來說，那些包裡的東西值多少才能抵充這筆費用啊？但是，我想，從墨西哥大包大包地把物資運到古巴，無論是為了販賣還是自用，都應該是古巴人的常態。

終於拿到箱子，我拉著它走到外面，隔著不遠，就是一個小小的、地上有裂縫的停車場，我們預訂的大巴就在那裡等著。上大巴前，我回頭望了一下機場主體建築——有點像中國的某個縣城汽車站。

九月底的哈瓦那天氣相當熱，大巴車上尤其悶熱，司機就在車上。我問他為何不開空調。司機不懂英文。還好，他後面坐著一個 70 多歲的老太太幫他解釋說：古巴政府規定，在汽車沒有正式起步走之前，一律不得開空調——因為汽油短缺。老太太是古巴政府給我們“攤”派的導遊。我們自己聘了多年生活在古巴的中國人做地陪導遊，其實不需要另外的不懂中文的導遊。但是，哪怕老太太這幾天不跟我們一起，我們也要給她付一份工錢。顯然，政府考慮的是增加員工的就業和收入問題——哪怕他／她早已過了退休年齡。

中國一古巴詩歌文化交流會在哈瓦那靠近市中心的杜爾塞·瑪麗亞·洛伊斯納文化中心（Dulce María Loynaz Cultural Center）洛爾迦廳舉行。該文化中心之建築古色古香，是作家杜爾塞·瑪麗亞·洛伊斯納女士傳自其父親、開國將軍洛伊斯納的祖宅。宅子裡有他們一家幾代人的收藏，藏品非常豐富、華貴、古雅，讓中國詩人們嘆為觀止。此文化中心現屬於政府機構。

我們中國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文人，有個不好不壞的習慣，一年四季，一天到晚，無論在哪裡，都要喝茶。我剛在會場坐下，就掏出茶杯，向托馬薩·岡薩雷斯女士討要開水。岡薩雷斯主任

身材魁梧。一看就是大方之人。但她沒有接過我的杯子，也沒有吩咐她的屬下來接，而是有點忸怩。這時，我們團的詩友趙劍華先生也端著空杯子過來。岡薩雷斯主任似乎被逼急了，窘迫地說：

“我的中國朋友們，實在不好意思。我們這裡不僅沒有開水，連自來水都斷了 8 天了。太抱歉了。”我覺得彷彿乾坤大挪移讓自己置身於三十多年前中國北方的某個縣城，但我馬上清醒過來，立即請劍華和導遊一起去買瓶裝礦泉水，越多越好——此時我發現，洛爾迦廳已經經濟一堂——聞訊而來的古巴詩人已經非常多，幾乎是我們中國詩人的兩倍——可能是因為早在交流會舉行約半個月前，《格拉瑪報》（Granma，相當於中國的《人民日報》）就預發了中國詩歌代表團來訪交流的消息。我們的交流會要持續一整個下午，天氣又熱；因此，我們需要大量飲用水。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劍華他們拎著兩個塑料袋的瓶裝礦泉水，滿頭大汗地回到了會場，抱歉地跟我說：“我們在街上跑了 7、8 個商店，把那幾個店裡所有的瓶裝礦泉水都包圓買下了；全部只有這麼多。”我問：“大概多少瓶？”他們說：“三十瓶左右吧。”我說：“好吧，除非渴得不行，我們團大家都盡量忍一忍、憋一憋吧。上廁所也會有問題，因為連衝刷的水都沒有啊。”

交流會正式開始。古巴的詩人來得那麼多，老中青都有，黑人占比相當大。他們衣著樸實，有的甚至面露菜色；但他們全都著裝整齊，舉止優雅，神情友好而肅穆，聲音清爽而堅定。

整個過程流暢而有序，整個氛圍輕鬆而凝重。這是高規格的正式詩會應有的品質。他們的作品尤其令人感佩，鮮有物質貧乏國度裡那種精神被故意拔高的喧響和急於宣傳遮醜的粗鄙，質地本色，情感沉鬱，思考深刻，技藝精湛。我特別注意到，他們的風格相當現代化，現代主義修辭用得自然而嫋熟，不乏罕見的隱喻和巧妙的象徵。他們的作品幾乎沒有被封鎖幾十年的問題。可見，物品可以被封鎖，思想和藝術的追求和發展是阻礙不了的。別人可以封鎖他們；

但他們自己沒有封鎖自己，所以能成功突破。也許，詩，作為精神的重要載體之一，正在發揮救贖的力量、發出補救的光芒。

當然，其實古巴詩人們與外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其它西班牙語國家的文學界交往甚密、同步精進，所以才有那麼高的詩品質。如，洛蘭多·阿瓦洛斯·迪亞茲在不久前寫於馬德里的《陌生人》云：

我剛出生在其它磨坊的
水車下而我甚至沒有注意到風。
我在波浪上耗盡了我的船槳。

後來，我們中國團多位詩人多次對我感慨說，很久沒有參加這樣樸茂而素雅的詩會了，在表演風氣甚囂塵上和表態氣息無孔不入的國內詩界，更是如同恍若隔世之音。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我們自己的陌生人

◎霍超群

——讀方明《然後》中的幾首“暮年詩”

“他們說，老年就是這樣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它與眾不同。”

——維吉尼亞·伍爾夫 (Virginia Woolf) 《歲月》 (The Years) ①

翻閱方明的經歷，首先浮現的是一種難以用地域框定的流動感。在詩集《然後》 (2022) 頁頭，有這麼一行字：“方明，廣東番禺人，臺灣大學經濟系畢業，巴黎大學經貿研究所，文學碩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出生於越南，在當地完成中小學教育；至大學始，自越南經由香港赴臺求學。其間，曾以〈髮〉一詩榮獲臺大六十六年新詩獎。其早期詩作的氣質，正如洛夫所言：“文化傳統一直活在方明的詩中，不論怎麼讀，你都可從他的詩中嗅出李白的儒俠之氣，杜甫的沉鬱之風，李賀的苦澀之味，讀出盛唐衣冠上殘留的戰火餘燼，和流離途中永遠乾不了的汗跡和淚水。”②這些向中國古典深深致敬的作品，至今仍為方明自許為其最佳之作。

然而，更令我在意的，是《然後》開篇或許有些刻意排布的幾首暮年詩。所謂“暮年詩”，可以指關於晚年體驗的書寫與記錄，當然也可籠統歸入抒懷之作，抒寫時間與歲月的回聲；但我以為，這幾首“暮年詩”遠不只是追憶似水年華，它們提出一種深入認識自我的方式，教我們發現並辨認身上的“異類”，與自我分裂出的“陌生人” (stranger) 對話、協商，甚至頑抗。③它們促使我們反思：中西傳統所建立的老年敘述，如何深刻塑造個體的生命想像與情感結構；而承認並安置這位“內在他者”，也許正是從既定敘述中突圍的路徑。

先來看〈暮年〉 (2017)。在方明筆下，“暮年”是可視化的：藥罐子、眼鏡、逆漲的血壓、毛髮豔稀、瞳睛濁黃——人對自身老去的自覺，往往從身體的微妙變化開始，它以最不容迴避的方式，迫使我們直面時間的向度。阿米莉亞·德法爾科 (Amelia DeFalco) 借用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概念，以“詭異感” (uncanny) 命名這種經驗：身體忽然顯得陌生，打斷了心理的熟悉與連續。④那種新鮮而不安的陌異，在〈暮年〉中凝結為一個情緒焦點——“惶惶的心”。如何撫慰這顆惶惶的心，換言之，如何安頓由衰老引發的恐懼，遂成詩人的迫切追問。於是，在“身體時間”之外，詩中鋪開另一層“記憶時間”：他試圖重返“青春隧道”，在“故居與舊曲”“同伴乳名”“校園初戀”的回聲中召喚年輕的自己，訴諸人類關係中最穩定的情感資源：親情、友情與愛情。與此同時，抒情主人公也投身於健身、宗教與書法，意在“承載餘生的重量”。然而一番向外尋求之後，詩句冷峻地轉折：

在無常過境的儀隊裡
加速劃刪電話簿內凝固的名字
恍如昨日仍在叮囑奕奕容顏
喙辯著死生輪回的話題
倏忽虛晃成渺渺結局

此處，詩人親手推翻了自己苦心構築的“長壽祕笈”，與前文的“努力”形成尖刻的反諷。尤需留意的是“奕奕容顏”這一全詩唯一閃現的年輕身體意象。它如同一道幻光，照出更深的裂隙：我們隨著年歲增長，愈發傾向將“真正的自我”與可見的身體分離；我們相信青春的自我仍藏匿於軀體之內，而軀體卻已率先老去。於是，老年被描繪為一種身心對立的狀態，身體從“庇護所”扭轉為“壓迫者”。暮年的我們彷彿成了身體的人質。

〈暮年〉中的情緒焦點——那顆“惶惶的心”——潛伏在整本詩集的字裡行間，令我好奇：方明如何安頓這枚情緒不寧的靈魂？要改寫圍繞衰老的恐懼意識形態，幾乎等於改寫死亡的意義，這顯然是近乎不可能的課題。既然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詩人如何借詩持續追問生死，又如何在文字中維護自我與

尊嚴？更確切地問：一個“老化”中的主體，如何陳述自身的生命處境？不妨對讀〈長路將盡——與死亡對話〉

(2003) 與〈肉體時空——病榻前的祖孫相觀〉 (2013)。兩詩相隔十年，十年蹤跡十年心，方明對死亡的態度，似乎在細微處發生了位移。

在〈長路將盡——與死亡對話〉中，詩人已隱約覺察體內的“陌生人”在蠢蠢欲動：

渾沌的殼殼 此刻
似乎開始領悟垂死的軀體如何
閂閉所有的觸覺 而可感知的靈魂
是否如瘟疫般失慌四處竄走

夢／醒之際，抒情主人公自一片偌大的混沌觸抵瀕死體驗，遂在意識的明暗交界追索“困頓記憶”：最美的初戀、企盼新歲的童年、老來潰敗的情慾、被背叛的噩事，宛如一幕幕瞬間閃影。這首題為“與死亡對話”的作品，並不鋪張哀鳴，它更像一幅素描，模擬主體貼近死亡時可能浮現的念頭，仍未全然底定為強烈的個人書寫。然一旦面對真實的病體，死亡的感受便貼身而至，在十年後的〈肉體時空——病榻前的祖孫相觀〉中，我們看到抒情主體與體內陌生人之間的角力、潰敗與自尊的受損。相較於十年前那句輕飄的“乾癟的肌膚”，此處的書寫更為及物：

冷峭的病床纏住孤寡的殘喘
慘白的四壁困住我遊絲般呼吸
孱弱的體肢已無法撐住渾身遍佈的焦慮
渴望情欲的訊息同樣顫弱得渾沌不清
眼神與舌尖以蒼白的色調抖傳著簡單的欲求

詩一開始即勾勒出一個被病痛與孤絕雙重封鎖的病榻場景。“冷峭的病床”“慘白的四壁”將空間去人化為冷硬、無菌的圍欄；病床“纏住”、四壁“困住”，兩個動詞像絞索般收緊節奏，而“游絲般呼吸”把生命的脆弱壓縮到幾近不可見的細度。隨即視角由外殼轉入軀體：“孱弱的體肢已無法撐住渾身遍佈的焦慮”一句將心理負荷具象為重量，

顯示支撐功能的崩塌。其後，慾望被納入病理化的時間，一方面保留殘餘脈動（“同樣”“顫弱”），另一方面又降至雜訊般的「渾沌不清」。末句以提喻與通感收束，將語言退化為最基本的生理信號，艱難越過臨床的“慘白”色譜。詩呈現的不只是臥病之境，更是主體與身體的異化：在無助的氣息中，身體變作冷硬的他者，個體只能在微弱的呼吸與簡化的欲求裡維持一絲自我。

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老年常被描繪為超越或抹除性別差異的狀態，尤其在失能、疾病與機構化護理的語境裡，性別與性被壓扁為“純粹的老”，形成“老年=無性／中性”的想像；而這種去性別化又帶著不對稱性，對女性尤為嚴苛。方明在詩中採取相反的策略，讓男性慾望現身說法：

紅蘋果的雙頰給人咬一口的幸福
搖擺的纖腰是最騷動的風景
唇齒的嬌嗔是燃燒情人的火種
渾身的體香分泌著驕縱的情愫
吹彈欲脆的肌膚是被寵愛垂涎著的肉軀
鮮亮的胴體與春天相互吮吸著俘虜的蜂蝶

方明將抽象的情慾轉化為可嘗、可視、可觸、可嗅的感官場域，再加上生理動詞“分泌”“垂涎”“吮吸”，使慾望具現為濕潤、流動、可驗的生物過程。詩句多以“是”字句作定義式斷言，並以排比修辭將其節奏化處理，象徵男性慾望的居高臨下，從而賦予女性以被觀看、被俘獲的地位。

然而，緊接而來的轉折——“我無言崩潰在如斯完美的複製品前”——揭開理想化、感官化的欲景與老化現實身體之斷裂：欲望越被完美複製，自尊越加坍塌。於是，這段書寫既是情慾的召喚，也是幻滅的前奏；它點燃感官，同時照亮分裂與失落，使男性慾望的現身既成為對老年去性別化的抵抗，也成為自我崩解的鏡像。精神分析學家葛列格里·羅克林（Gregory Rochlin）曾斷言：

“當自尊與身體聯繫在一起時，沒有什麼體驗能比它更直接地產生效果了。一個人的體形與身體功能的完整性，是對尊重最深刻、也許最長久的投資。”⑤

方明筆下衰頹的男性身體，以及被閹割的情慾，正是對老年尊嚴喪失的黯痛書寫。

透過以上分析，方明似乎尚未找到與自身“陌生人”共處的方式，足見他對“衰老—死亡”的抗拒。這一觀念當然與中西文化長期累積的年齡歧視與令人恐懼的死亡意象密切相關。然而，抗拒不等於否認或逃避；面對死亡與病體，我們亦可看見世界文學對“無常”的記念、對數位永生的迷戀，以及對死後世界的各種想像。在此譜系之中，我更想追問：方明是否提出了他獨特的方式，來直面生命中的自我他者？

我將目光停駐於與書名相同的詩作〈然後〉（2009）。此詩幾乎羅列了人生所有入世的時刻：聲望、頭銜、愛慾、婚姻、功名……而作者在每一項之後皆補上“之然後”。當他以事後之眼審視人生的光澤，還剩下什麼呢？

其實存在乃是冷暖自知自娛自欺自悟之然後

時間的餘波將自我神話冷卻為最後的“自知”。方明將一切置於“之然後”的框架下加以檢驗，雖未能逾越生死之限，卻並未因此陷入虛無與頹喪；就此現象，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與方明皆有省思。普魯斯特曾說：“知道歲月流逝、青春老去、最穩固的王位與財富坍塌、名聲曇花一現，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我們形成概念的方式——可以說是為這個被時間催促著前進的宇宙拍照——似乎反而使它停滯不前。因此，我們總是把我們年輕時認識的人看作是年輕的。”⑥罕見的是，方明在〈然後〉並未向逝去的青春投注無限眷戀，而是以一種超克的姿態輕置沉重之肉身，反倒顯出難得的佛道禪語。至此，他與心中的“陌生人”似乎達成某種共識，分裂的自我也獲得了暫時的彌合。

循此理路，重返那些他自認為最好的早期詩作——穿越千年、回望唐宋傳統——我們愈發確信：時間或許才是方明一以貫之的母題。早年的古典回響與晚年的“內在陌生人”並非斷裂，而是同一條時間之河的兩岸。正如他認為一首好詩能夠“鑿穿時空流光的藩籬去震懾

或撫舐同類的靈魂”。至此，“然後”不僅是題名，也是一種姿態——在一切光澤褪去之後，仍誠實地面對自己。

2025年4月25日，方明應邀出席澳門筆會“青年文學沙龍”第五期。席間，我解讀鳴弦〈排水口外〉中的“落髮糾纏”意象——它阻滯了流水，也暗示著情感的僵局。方明隨即向我展示其早年詩作〈髮〉，可知，半世紀後“髮”的象徵意義已然延異。會後，方明寄贈我詩集《然後》，自此因“髮”結緣，情誼於此啟始。是為後記。

① Virginia Woolf, *The Years* (New York: Harcourt, 1937), 383.

② 洛夫，〈懸緣古今話方明〉，收於方明，《生命是悲歡相連的鐵軌》（臺北：創世紀詩雜誌社，2013），頁164。

③ Julia Kristeva, *Strangers to Ourselves*, trans. Leon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1.

④ Amelia DeFalco, *Uncanny Subjects: Aging in Contemporary Narrativ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⑤ Gregory Rochlin, *Man's Aggression: The Defense of the Self* (Boston: Gambit, 1973).

⑥ Marcel Proust, *The Past Recaptured*, trans. Frederick A. Blosso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9), 305.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生態詩創作的方式

◎許慶勝

——讀《飛霞之戀——唐德亮生態詩選》

唐德亮生態詩根脈深層內在的自覺，這樣驚醒我們：“環顧四野 回眸歷史／我們可憐的地球的確病了；洪澇，旱災，地震／冰災，霧霾，污染，沙漠化……它也氣喘／咳嗽，發抖，疼痛，痙攣”“死亡，常在彈指之間……”“拯救地球，保衛生命”（《用你的手，拯救我們的地球——寫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日子》）請謹記唐德亮的血色呼喚：死亡，就常在彈指之間啊，“拯救地球，保衛生命”唐德亮替我們人類發出了緊迫而緊急的號令，是否應者雲集？我們想一定會的，我們應該做深入的現實、哲學與詩學思考。

有論者歷來一直認為：詩人都是預言家，這並非簡單的虛妄和故意抬高詩人，其內在深層的實際，主要最根本的是詩人們的思維超前、敏銳，能迅速的由表層現象，還能再進一步的看到事物的本質內涵。新世紀新時代，有識的覺醒詩人、作家正在增多，注重生態的文學和文學生態批評也應運而生，而且成果頗多，詩人唐德亮更是衝走前面的最傑出的一位。

環境生態惡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近在眉睫，生態環境惡化對人類的健康造成了危害，生態環境惡化是一個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它不僅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生存，還對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唐德亮的詩：“一片流血的山／一片無言的憤怒”（《風景》）。唐德亮目睹了地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殘酷現實，以主人翁的崇高立場與責任擔當，毫不避諱地亮明詩胸懷，“流血的山”“無言的憤怒”字字可表，振聾發聵！他渴望理想的生態環境和諧：“許多愛情也在森林裡成熟／像遍山的杜鵑燦爛地燃燒”（《飛霞山》）唐德亮作為詩人代表人類設計了祥和溫暖的美麗圖景，多麼的富有臻醇魅力！讀完《飛霞之戀——唐德亮生態詩選》，感到他生態詩視域的出發開拔點以及全方位合理辯證，充分而準確：“叫

一聲，雪便融了／喊一句，春草便綠了／一千種蟄伏的生命在復蘇／一萬種綠意向大地噴發”（《春鳥》）！為了改變人類生態環境日益惡劣的窘迫，我們何為？“集合！伸出我們的手／以春天的溫暖 民族的尊嚴偉力／拯救創巨痛深的地球 和掙扎在／冰川與黑暗苦海中的垂危生命……”（《用你的手，拯救我們的地球——寫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日子》），應該說，唐德亮在《飛霞之戀——唐德亮生態詩選》裡，為我們人類設計的生態和諧理想環境是合理，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我們的所有地球主人公們“集合”並迅速行動起來“伸出我們的手”伸出大家的手，“以春天的溫暖 民族的尊嚴偉力”合力進行集體拯救！

那麼為了拯救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日益惡劣的生態，最主要的出發開拔點在哪裡？生態詩最有效果率的應該在哪個維度？唐德亮在《飛霞之戀——唐德亮生態詩選》第四輯就專門創作了“一隻小鳥站在我的掌心（兒童生態詩）”22首，清麗、純真：“一隻小鳥從晨光中飛出／站在我的掌心”“它與我對視／竟沒有一點驚慌／……／翩翩飛向大山的心臟”“哦，是聽到了親人的召喚／還是追尋你的自由與希望？”，那就是我們人類的生態美麗的“自由與希望”啊！《只帶一雙眼睛》《傾聽》《鮮嫩的早晨》《搖醒春天》等令人嚮往和熱愛，《天堂動物後悔座談會（七首）》更以浪漫的筆觸闡發暗示，是人類應該對環境生態惡化複雜的批判性詩隱喻，我們人類或許能讀到這些生態詩選之後，能幡然悔悟，生態精神責任能亮堂起來。

唐德亮在《飛霞之戀——唐德亮生態詩選》後面的《生態詩歌應該辯證地書寫——生態詩歌隨想》中更進一步認識到：“縱觀這些生態詩作，大多是對現代文明與生態災難的反思，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確應

該批判，肆意破壞生態的行為應該繼續深入、全面揭露鞭笞”“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現代文明與改造自然都是錯誤的，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從人類中心走向了自然中心，”（《生態詩歌應該辯證地書寫——生態詩歌隨想》）應該怎樣呢？唐德亮明確指出：“人與自然，是對立的統一。我們固然不能以人類為中心，但也不能以自然為中心，而該是人與自然和諧地相處。”（265頁）極端是不取的，那麼生態詩呢？“我們創作生態詩，必須要用辯證法的眼光去分析，既不能僵化，又不能片面化，要用科學的視野與思維去思考生態現象，用形象思維去創作，努力寫出更豐滿深刻的生態詩，使生態詩這朵花更鮮艷奪目，從而更好地推動生態文明與社會文明的進步與發展。”（《生態詩歌應該辯證地書寫——生態詩歌隨想》）

我認為，這是生態詩創的應有方式。

唐德亮就是唐德亮，他從來就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當許多人正在扎堆熱鬧的時候，他往往躲開喧囂，獨立自己思考去了，逆向的闡發奇思妙想，當更多的社會個體注意到生態環境惡化，齊聲聲討而呼喚注重生態時，唐德亮已又發出了必要和必須的驚醒：防止由從“人類中心主義”走向“自然中心主義”的極端可能，這就是獨創性！那麼，什麼是真正的獨創性呢？尼采是這樣界定“獨創性”的說：獨創性並不是一味一直觀察新事物，而是把“舊事物”當做新事物來觀察。唐德亮就把注重生態的“舊事物”又當做“新事物”觀察了，觀察出了尼采的“獨創性”！這就決定了《飛霞之戀——唐德亮生態詩選》的另一個維度的生態意識深刻提升，值得認真關注、定位與深度思考，《飛霞之戀——唐德亮生態詩選》的珍貴可見一斑。

回應為詩正名的一封信

◎張堃

——維護語言的純淨性和文化的格局

近日翻閱 2025 年 12 月《新大陸詩雙月刊》211 期的編後語，頗有共鳴。作為一名詩的關注者，我個人覺得，在這個語言和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時代，維護語言的純淨性和文化的格局顯得尤為重要。

我贊同“詩”和“詩歌”應該有明確的區分。詩在任何時候都是獨立的存在，是一切藝術的本源。然而，“詩歌”這個詞，長期以來在約定俗成的使用中，逐漸混淆了詩與歌之間原本清楚的界線。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混淆因為被反覆使用而變得理所當然，錯誤一旦被習慣化，往往便不再被質疑，語言也在不知不覺中失去其應有的精準與自省能力。

我並不輕忽歌，但歌有它自身完整而獨立的屬性，在文類與藝術範圍上本無高低之分。然而，將詩與歌強行連結為一個概念，究竟指的是詩，還是歌，實則相當曖昧不清。詩因此被弱化，而歌也未因此被真正抬高。語言是思想的載體，而詩作為一種高度凝練、歷史悠久且不斷自我更新的藝術形式，理應有其嚴謹的定義與邊界。

事實上，即使在“詩”這一概念內部，自唐宋以降，其精神、形式與美學追求早已有極為明確的分化。唐詩、宋詩之別，並不只是風格差異，而是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自我調整、自我辯證的結果。若將這樣一個本身已高度複雜、層次分明的文類，再以“詩歌”一詞加以籠統概括，無疑會進一步遮蔽詩自身的歷史深度與內在差異。

將所有形式的詩都稱為“詩歌”，不僅可能導致語言的粗糙化，也容易稀釋詩的藝術價值。例如，在古代中國，詩有嚴格的格律、聲律與書寫規範；而現代詩雖然形式更為自由，但依然必須承擔思想密度、語言自覺與藝術張力。若不加區分地將詩與歌一概而論，反而忽視了不同文類在藝術表現與文化功能上的

根本差異。

其次，我認同語言的粗俗化與社會文明的退化之間確實存在密切關聯。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結構的顯影。當語言變得模糊、便宜、缺乏界線時，文化也容易流於表層與混亂。當今社會中，網絡語言與口語表達的迅速擴散，已對書面語的規範性形成直接衝擊。問題並不在於語言是否活潑，而在於我們是否仍保有對不同語境、不同層次語言的清醒辨識能力。

因此，堅持使用“詩”而非“詩歌”，在我看來不僅是一種語言選擇，更是一種文化立場，甚至可視為一種溫和而必要的抵抗。這並非復古，也不是排他，而是對語言精準性的基本尊重，亦是對詩之傳統與精神的維護。

此外，我也認同編後語中提到：書面語與口語之間的距離，往往與文明程度成正比。在成熟的文明社會中，書面語與口語各司其職，彼此區分而非相互吞噬。正式的文學書寫，理應承擔更高的思想密度與語言責任，而不完全向即時、便利與口語化讓渡。

最後，我傾向支持刊物在來稿中，將“詩歌”一詞適度更正為“詩”的做法。這一個做法不只是編輯技術上的修訂，而是一種清楚的文化態度與價值選擇。當然，這樣的做法可能引發爭議，但任何有意義的修正，本就無法討好所有人。我相信，唯有在語言層面保持警覺與自律，詩的藝術價值才能不被無意中消耗殆盡。

總之，我支持《新大陸詩刊》“為詩正名”的宗旨。也期待有更多人能重新思考那些早已被習慣、卻未必正確的用語，共同守住語言的邊界，並維護文化應有的尊嚴與格局。

編輯筆記

所謂“思辨”，先要對名詞作出界定，並對同一對象適用同一標準。即便暫且擱置“詩歌”一詞的價值與範疇不論，單就邏輯一致性言，時下行文中忽而稱詩，忽而稱“詩歌”的習慣，也已顯露出概念層面的失序與崩壞。編者在本刊和相關群組中多次提出一個始終無人正面回應的問題：“若詩等於詩歌，那麼何時何處稱詩，又何時何處叫詩歌？”不意近日竟有“詩人”回答：“依自己覺得順口和不難聽來決定”。此一回應，令編者在驚訝於其文化態度與價值選擇之餘，不得不整理出一份常見的詩歌 vs 詩對照表，以示其問題所在：

詩歌：詩歌作品	詩：詩作品／詩作
詩歌創作：詩歌朗誦	詩創作：詩朗誦
詩歌研究	詩研究／詩學
詩歌藝術	詩藝術／詩的藝術
詩歌傳統	詩傳統／詩的傳統
詩歌語言	詩語言／詩的語言
詩歌形式	詩形式／詩的形式
詩歌風格	詩風／詩的風格
詩歌美學	詩美學／詩的美學
詩歌評論	詩評論／詩評
詩歌選集	詩選集／詩集
詩歌教育	詩教育／詩的教學
詩歌史：詩歌比賽	詩史：詩賽
詩歌節	詩節／詩會／詩祭
詩歌傳播	詩傳播／詩的傳播
詩歌翻譯	詩的翻譯／譯詩
詩歌翻譯家	詩翻譯家／翻譯家
詩歌賞析	詩作賞析／詩賞析
詩歌批評	詩的批評／詩評
詩歌理論	詩的理論／詩學
詩歌文本：詩歌語境	詩文本：詩的語境
詩歌節奏	詩節奏／詩的節奏
詩歌形式學	詩形式學／詩體
詩歌技巧	詩技巧／詩的技巧
詩歌網：詩歌刊；詩歌報；詩歌協會；詩歌活動；詩歌論壇；詩歌獎；詩歌文本；詩歌王國；詩歌分類；詩歌地圖……	詩網：詩刊；詩報；詩協會；詩活動；詩論壇；詩獎；詩帖；詩王國；詩分類；詩地圖……

必須指出，僅以“順口”或“好聽／難聽”為詞彙使用的依據，本身即是不嚴謹的，近乎笑談。從上表可見“詩歌”無一不能以“詩”取代；若偏好四字而嫌三音不足悅耳，大可刪去“歌”，或添一“的”字以維持音節平衡，又何必混淆概念，憑空增設一個“詩歌”？

◎新大陸詩刊

美洲唯一·定期·持續·出版三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